

反三國志

于存







五 卷



第三十回 仙桃鎮徐趙大鏖兵 皂角市關張雙縱火

第三十一回 鬪三將許褚喪澗池 陷重圍徐晃棄函谷

第三十二回 偃師縣曹彰戰馬超 黑石關黃忠敗張郃

第三十三回 除虎狼射殺滿伯寧 藉雉媒招降諸葛誕

第三十四回 曹孟德許昌大會議 孫仲謀鄱陽小閱兵

第三十五回 犯桂陽虞翻夜撤師 收零陵蔣琬宵臨敵

第三十六回 大涼山孟獲懾疑兵 三連海呂凱擒蠻帥

第三十回 仙桃鎮徐趙大慶兵 皂角市關張擊縱火





第三十回 仙桃鎮徐趙大鏖兵 皂角市關張雙縱火

## 反三國志

### 第三十四

仙桃鎮徐趙大鏖兵 皂角市關張雙縱火

且說趙雲調集重兵，乘勝來攻仙桃鎮，向寵獻計道：徐盛甘寧，皆江東良將，佐以潘璋、陳武，其勢猶足一戰。主帥可星夜差人赴南陽，請雲長、君侯，派關平、周倉領兵萬人，由樊城下船，沿漢水直下，至內方山，舍舟而步，橫出皂角市，截仙桃鎮後路，再調新來川軍，以實南陽，則甘、徐兩面受攻，必不能支矣。趙雲道：將軍之言可。



稱奇計！即修表差官上啓立德，轉令雲長發兵。

立德深知甘寧老將徐盛能兵，單獨進攻難操，必勝。即令川軍前往南陽填防，令雲長派兵協助趙雲。雲長接到令旨，以漢中王自駐荊州，已無後顧之憂。南召防務鞏固，一時尙無危險發生。立請徐庶率領關平、周倉部兵萬人，由南陽回到襄陽，從漢水順流直下，夾攻仙桃鎮。徐庶領令，即日起程，一面差人知會子龍。子龍佈置已定，自領前軍，令妻馬雲騾將後軍，向寵將左軍，嚴壽將右軍，劉封、吳懿分防左右翼，一聲鼓響，直向江東大營撲來。

那徐盛自經敗回，知道趙雲必定窮追深入，江東陸兵不敵荊州，馬步勢異，形勢可危。若棄仙桃鎮不守，趙雲非追至夏口不可。



第三十回 仙桃鎮徐趙大慶兵 皂角市關張雙縱火

與甘寧陳武潘璋三人商議，決定死守此地，一面飛報呂蒙，速調張繡軍隊來前敵助戰。呂蒙見前敵情形危急，先令蔣欽領步兵五千前來助戰，令孫韶前往居巢，調張繡一軍速赴前敵。孫韶到了居巢，適值張繡傷疾大發，令部將胡車兒領馬隊五千人來仙桃鎮，聽徐盛指揮。胡車兒未至之先，徐盛已與趙雲血戰一場了。徐盛聽得趙雲督兵前來撲營，請甘寧守住大營，自領中軍，潘璋居左，陳武居右，提刀縱馬，接住趙雲廝殺。趙雲抖擻精神，戰到六十餘合，徐盛看看有些招架不住，潘璋舞刀向前助戰，荊州陣上，嚴壽使大刀上前接住。陳武提着撲刀，步行上前，向寵縱馬提戟趕上，截住陳武。甘甯見徐盛刀法散漫，教蔣欽看守大營，自己





提刀來助徐盛。趙雲大吼一聲，一槍刺中徐盛右臂，徐盛身子一晃，幾乎墜馬。甘甯飛馬接住趙雲。

徐盛回歸本陣，裹住傷痕，仍在陣前觀戰。看那趙雲越殺越勇，一枝槍神出鬼沒，興霸只有招架之工，全無還殺之力，急令蔣欽出馬，幫助興霸。荊州陣上馬雲騾，惟恐丈夫吃虧，揮動大軍，直向吳兵衝來。那嚴壽大刀，乃是家傳武藝，刀刀逼緊，只殺得潘璋汗流氣喘。馬雲騾看個結實，飛馬出陣，出其不意，一槍將潘璋挑下馬來，嚴壽加上一刀，揮爲兩段。馬雲騾便來戰蔣欽，嚴壽幫助向龍，雙戰陳武。荊州兵西涼兵見主將得勝，個個奮勇上前，江東兵大潰，甘甯等三將，約束不住，敗下陣來。徐盛揮兵，急忙救應，兩軍



第三十回 仙桃鎮徐趙大鏖兵 皂角市關張雙縱火

混戰一場，方才各自收兵。

趙雲大獲全勝，靠着江東大營下寨，進得營來，徐庶差人到了，前來進見。趙雲見徐元直自來，不覺以手加額道：元直一來，吾必得夏口矣！立即作書，即差人回復元直約前後夾攻，再差人去江夏，令蔣琪守護城池，廖化、胡班引陸軍一萬出駐蘄黃，作遙窺溢口之勢，以掣江東北援之師。分撥既定，決定次日再戰。趙雲自領第一軍，嚴壽領第二軍，馬雲騾領第三軍，向籠領第四軍，劉封領第五軍，一軍進戰，二軍三軍左右翼進，四軍五軍從後抄擊，三更造飯，平明出兵。

江東營裏，甘甯見徐盛受傷，折了潘璋，兵鋒已挫，正在計畫明



日戰事，恰好胡車兒領兵來到，二將大喜。甘甯推請徐盛調度，徐盛以大敵當前，不便推却，請甘甯領前軍，以當趙雲、蔣欽。當左，陳武當右，孫韶督後軍，徐盛自領中軍接應，胡車兒領馬隊衝鋒橫擊。

到了次日，平明兩邊戰鼓齊鳴，趙雲、甘寧兩馬相交，馬雲、騾在旗門影裡，看見東吳陣後塵土冲天，人馬喧譁，知道東吳必定新添了馬隊。這是涼州馬氏的特長，叫作望塵知兵，比番夷嗅地更高一着，急喚嚴壽向籠道：二位將軍，可上前幫助主帥，某家領兵前去迎擊江東馬隊，叫劉封、吳懿領軍抄擊江東後隊，四將領令，分頭前去。只見江東兵向左右翼一分，胡車兒耀武揚威，領着宛



第三十回 仙桃鎮徐超大慶兵 皂角市關張雙縱火

城馬隊，向荊州軍隊直衝過來。荊州兵中間也就豁開一條戰線，馬雲騾揮動西涼馬隊，向前接住廝殺。

胡車兒不過是土匪的小魁，並無十分本事，只因張繡本領高強，部兵精銳，故所向有功，此番碰着西涼馬隊，可算旗鼓相當。胡車兒本事平常，戰到二十餘回，馬雲騾向胡車兒心窩虛刺一槍，胡車兒急將刀一架。雲騾掣回槍尖，向上一指，胡車兒招架不及，被雲騾刺中咽喉，跌死馬下。趙雲督率衆將，催軍掩殺，血戰竟日，終以甘甯徐盛捨死拒戰，仍得收軍還營。

徐盛回營，與甘寧商議道：今日折了胡車兒，損傷不少馬隊，事勢危急，非請都督再派大軍前來救應，此地有些難保。甘寧道：敵



兵太強，非戰不力，急應求救。徐盛火速差人前去，不一刻，又聽得細作報道：關雲長派徐元直領兵萬餘，從皂角市來襲仙桃鎮後路，快來到了。徐盛聽罷，令蔣欽領兵五千，火速扼住皂角市。俟夏口援兵到來，當再派重兵接應。蔣欽領兵去了。

且說夏口呂蒙，聞知前軍失利，飛啓吳侯，調韓當、周泰領兵一萬，前來夏口。孫權得了呂蒙手啓，即命韓周二將領兵前往。又聽得凌統報道：江夏兵出屯蘄黃，窺伺九江。權惟恐九江有失，令黃蓋領兵五千，助凌統守九江。三將奉命，分道出發，奔赴前敵去了。那徐元直領兵來到皂角市，前鋒報道有江東軍在此把守。徐庶暗暗稱歎，徐盛、甘寧二將，真個能兵，即令關平前去討戰。蔣欽



第三十回 仙桃鎮徐趙大鏖兵 皂角市關張雙縱火

因兵少不敢出戰，閉營死守。關平回報徐庶，徐庶笑道：兵法十圍五攻，彼以兵少不敢出戰，已畏我矣！小將軍與周將軍各領三千人，今夜三更時分，乘風縱火，以燒其營。彼軍必亂，從而蹂之，必大破矣！關平領計，同了周倉，到了夜半，如法泡製。

當晚那蔣欽守住營柵，深夜無眠，三更以後，猛聽得四周喊聲，營中四面火起，荊州兵乘勢闖殺，江東兵自相驚擾，全營大亂。蔣欽死命抵住關平，周倉却從營後殺入，風火生威，禁不得徐庶又督大兵橫壓過來，蔣欽只得拋下關平，帶了敗兵，向南逃走。徐庶號令衆兵，奮勇追趕，不令江東兵休息，一日一夜，追得蔣欽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五千人剩不了三數百。到了仙桃鎮，孫韶接應進



了大營纔得休憩。

那徐盛聞知皂角市失守，頓足嘆道：「兵力太單，不敷防守，致有此失。」徐元直陰謀百出，乘勝襲我後路，兩面受敵，全師必燬。急與甘寧商議，連夜撤兵。孫韶領第一隊先行，陳武領第二隊，蔣欽領第三隊，徐盛與甘寧親自斷後，拔隊退守蔡甸去了。

却說趙雲預算徐庶兵到，知道江東兵必走，自與雲騄率着馬隊前去追趕。嚴壽向籠領步隊接應。徐盛剛離了仙桃鎮，趙雲夫妻早已趕到。徐盛甘寧且戰且走，後面關平周倉也趕上了，四匹馬緊緊追趕。蔣欽陳武回馬迎戰，殺得趙雲性起，覷個破綻，一鎗將陳武挑下馬來。江東兵四散潰走。徐盛甘寧蔣欽三人死戰得



第三十回 仙桃鎮徐趙大鏖兵 皂角市關張雙縱火

脫，直到蔡甸。恰好韓當周泰領兵前來，向前接應。趙雲方才收兵。徐盛統計此番戰事，損失兵士二萬餘人，折了潘璋陳武胡車兒三員戰將，元氣大傷；又懼趙雲節節進攻，直取夏口，與呂蒙商議，將韓當周泰所部，並夏口續調新軍二萬，與蔣欽甘寧分作五營，環列蔡甸，以便與趙雲接戰。

那邊趙雲與徐元直休兵數日，決定乘勝進攻，以取夏口。元直道：韓當周泰皆江東名將，非潘璋陳武可比。明日若出兵，必係二人出戰，可令善射之士三數十人，選擇良弓勁弩，專射二人，二將不死亦傷，則江東軍鋒盡矣。蔡甸之軍一敗，夏口無險可守，非退至秣陵關，殆難立足也。趙雲稱善，即令雲騾選西涼弓弩手百人，





伺隙而動。

到了次日，趙雲令嚴壽出兵討戰，江東陣上，韓當躍馬而出，兩個接手就殺，鬥到五十餘合，勝負未分。周泰橫刀上前助戰，關平縱馬敵住，不到十合，關平嚴壽，雙雙敗走，韓當周泰飛馬趕來。徐盛恐二將有失，火速鳴金，二將已入垓心。馬雲驟縱馬來到陣前，將紅旗一展，弓弩手一齊放箭。一霎時箭如飛蝗，韓周二將退避不迭，身上各中十餘箭，負傷敗回。趙雲在中軍吩咐擂鼓助威，自己一馬當先，關平嚴壽劉封吳懿一齊出馬，揮動大軍，望江東大營，直衝過來。徐盛甘寧蔣欽一齊向前迎敵，孫韶保着受傷二將回營。



第三十回 仙桃鎮徐趙大慶兵 皂角市關張雙縱火

徐庶急向雲騷道：趙夫人可領本部人馬，直取蔣欽營寨，彼兵新敗，士無鬥志，必然潰散，一營敗潰，牽動全軍，我軍可操必勝之權矣！雲騷應諾，揮兵逕劫蔣欽的營，果然兵無主將，全營四散。雲騷令軍中放起火來，江東軍士一時大亂，趙雲諸將越殺越有精神，雲騷領兵從蔣欽營中殺出，又來攻徐盛的營寨。一軍得勢，萬衆如龍，徐盛三將只得棄了蔡甸，孫韶保護韓當、周泰一齊敗走。荊州兵西涼兵奮勇追殺，江東兵陷落沿途湖沼者，不計其數。一直追到夏口，呂蒙整兵迎護，徐盛諸將方得入城。

呂蒙令將受傷二將，用船隻送回九江養傷。徐盛甘寧上前請罪，呂蒙道：二位將軍，出死入生，血戰累月，敵兵勢大，非戰之罪也！



二將謝過。呂蒙道：趙雲乘累勝之勢，非得夏口不止。夏口無險可憑，彼之水師近在咫尺，若水陸夾攻，我軍將無噍類！軍鋒已挫，再戰爲難。我意不如棄了夏口，先令馬隊回秣陵關駐紮，步隊登舟，順流東守九江，水師斷後，焚毀夏口，免爲敵守。二位將軍以爲如何？二將道：事已至此，只有此法。蒙令馬隊先行開拔，候馬隊去了一日，密令水師伺候迎敵，步隊乘夜登舟，卽時開駛。江東兵退後，夏口城中四面火起。

你說趙雲原何不攻城？雲因追兵勞乏，暫爲休息，又令向寵前去督率水師，約期進攻，誰知呂蒙先自走了。趙雲揮兵入城，救滅了火，安撫居民，也不窮追，令向寵將兵船分泊沿江上下，令嚴壽



第三十回 仙桃鎮徐超大鏖兵 皂角市關張雙縱火

劉封領兵二萬，守住夏口，與江夏隔江對峙，水陸聯絡，聲勢浩大。元直自率關平、周倉，全兵還屯南陽。趙雲夫婦回到荊州，來見立德。立德接到捷報，不勝歡悅，親率文武出城迎接。雲夫婦向前參見立德，攜雲手道：「呂蒙、徐盛、江東名將，皆爲我子龍所敗。漢室中興有日矣！」雲夫婦遜謝，隨入城中，進得帥府，立德設宴，與雲賀功。令雲坐首座，雲固辭不就，說道：「請候他年蕩平吳會，再膺上賞！」立德不得已從之。正是：

江漢滔滔，盡是元勳汗血；  
荆襄滾滾，皆輸上將威儀。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異史氏曰：荊州之禍，有曹操之夾攻，猱亭之勝，有曹丕之親征，聯魏讎蜀，卽成離



蜀自讎之局，作者以吳之失計也，爲寫此回以翻之，此又讀者所不覺也。蓋以吳蜀相聯，赤壁得志爲影，故先寫蔡中蔡和詐降之往事，以引此次之慶兵，此中已寓隱戒。而仙桃之敗，亦仍以襄樊雲長之兵夾攻之，以暗襯徐公明大戰沔水，深入而勝之翻案。必又以關平周倉，明示假手，吳仇得親報之，並見雲長坦蕩，不可以自復仇辱之也。皂角不守，何異麥城，三方圍沔，是如麥城之虛其北面也。不寫陸遜，固以徐盛爲代，然亦不許仇及伯言，以伯言之出，乃先主不納吳降，而以忿兵激之出耳。况本書之志，真英雄雖在敵國，不輕棄之；且以不寫爲褒，如遜卽其一例。故本回翻案，人益不覺，以爲地理所及，戰略所關，宜如是寫，而不知此一回中，爲翻荆州一案之補筆，卽翻猓亭一案之正筆也。書生拜大將，則向寵近似，寫伏於前，猓亭得仇人，則潘璋之死，寫殺於後；連營之火，見於皂角，孫桓之出，代以孫韶，直令退回秣陵，又何異逃歸白帝也。是知翻案有隱有顯，有暗有明，有前後錯綜，有彼此顛倒，復入之以變幻奇妙之文，出之以反正映帶之筆，草草一讀，更何從識其端倪哉。



第三十回 仙桃鎮徐綽大磨兵 皂角市關張雙縱火

作者感喟於古今戰事之禍，厥意遙深，雖爲論古之雄文，亦每見痛今之微筆，似有意似無意，竟不可知。然身爲今人，則親見今事，亦自然出諸筆底；如諷如嘲，殆未自覺，固屬文人心理之恆常，况自以游戲筆墨寫之，倉卒間本無取於諱忌也。民元夏口之火，人民至今思之，尙存餘悸，不圖今於此回，忽賸及之，瓦礫邱墟，樓臺焦土，咸陽一炬，恐不足匹，則我國人民之重拜軍閥之賜者，乃千年以上，竟同拜呂蒙之賜，微哉斯言之旨乎！而后知古今一轍，火燒夏口之馮段，亦不過呂蒙一類人物而已。至以此火爲連營之尾聲，補足翻案，又更寫東吳本領，終不舍此一着，時愈久而胆愈大，由燒山林以進焚市鎮，所以著呂蒙之惡，而不外以一嫉字寫之耳，是則讀者萬勿徒以感今筆墨視之也可。

第三十一回 關三將許褚喪灑池 陷重圍徐晃棄函谷





第三十一回 關三將許褚喪灑池 陷重圍徐晃棄函谷

## 反三國志

### 第三十一回

關三將許褚喪灑池 陷重圍徐晃棄函谷

且說趙雲大敗徐盛，得了夏口後，吩咐水陸將士嚴防要隘，自己夫妻回到荊州，覲見玄德。徐元直率領關平周倉，回到南陽，見過雲長，雲長立命人將捷報飛遞孔明，以便孔明伺隙進兵。孔明接得捷報，自是歡喜，又得馬超呈報，會攻函谷，孔明急差人告訴馬超，教且按兵觀釁，候左翼得了灑池，方才進兵，此刻只派游兵，





騷擾陝東一帶，以惑曹兵耳目。馬超得令，自與馬岱、文鴛，派遣輕騎游弋不提。

孔明見徐晃司馬昭堅守函谷，守禦得法，一時難破，飛檄魏延進攻灑池。灑池一得，曹兵腰膂已斷，非敗不可。魏延在邙山與曹真許楮相持，將近三月，大小十餘戰，勝負不分。漢兵方面，據了形勢之地，軍勢聯絡，士馬精強。曹兵方面，憑據灑池，兼以許楮猛鷲無儔，司馬懿調度有方，故而雙方血戰，勝負不分。

此番魏延接到了孔明攻取灑池將令，與姜維、李嚴、馬忠、廖立會議。魏延道：「頃奉到元帥限期進攻灑池將令，我軍自渡黃河，與曹兵大小十餘戰，不得勝利，而荊州方面，趙將軍大敗江東，奪取



夏口右翼方面馬將軍奪了龍門，襲取棘鼻中路軍隊得了關。獨我左翼之兵不能越灑池一步，豈不爲諸軍所笑！衆位將軍有何良策？李嚴道：主帥我軍所以不能越灑池一步者，實以灑池天險，許褚人豪，若設法除了許褚，則灑池不難唾手而得。

姜維道：要除許褚，明日須與彼大戰一場。到了後日，主帥與彼接戰，李將軍領兵逕搶灑池，維引弓弩手埋伏邛山西口，許褚見李軍搶城，必棄主將來鬪。李將軍李將軍一步一步敗退下來，引到伏兵道上，包管一戰成功！待維射死許褚，主帥引兵從左路攻灑池，維與李將軍引兵從右路攻灑池，許褚爲曹兵大將，天下聞名，若爲我所殺，則曹兵必全軍奪氣，士無鬪志，曹真雖欲據灑池，



無人與爲守矣！魏延擊節稱善。

到了次日，魏延與諸將進兵，來攻魏營，許褚出馬大叫道：魏延敗將，纏擾不休，今日可來決一死戰。魏延也不答話，提刀就殺。兩個戰到六十餘合，看看支持不住，李嚴揮動大刀，催動坐下青海黃驄馬，上前協助。許褚力戰二將，毫無懼怯。姜維見二將戰許褚不下，催馬提刀出陣，夾攻許褚。戰了三十餘合，曹真揮兵大進，兩邊混戰一場，各自收兵。

許褚回到營中，曹真迎着說道：將軍真天下英雄也。漢兵三將，曾以一月之間，盪定并州，今皆爲將軍所敗。昔日呂布與劉關張大戰虎牢關，將軍可稱今日之呂布矣！褚道：漢兵三將，亦復不弱。



第三十一回 關三將許褚喪灑池 陷重圍徐晃棄函谷

且到明日，看某家一一將他生擒活捉過來。曹真喜極，隨即擺了賀功酒慶賀。

過了一夜，到了次日，魏延又來討戰，許褚提刀出陣，接住廝殺。正在爭持，李嚴一支兵從魏兵陣地，斜掠而過，直取灑池。許褚丟了魏延，來戰李嚴。李嚴回馬接住，戰了二十餘合，望着邛山西口，敗了下去。許褚大叫道：「敗將休走！隨後趕來。」李嚴又戰了十餘合，看看趕到伏邊，李嚴大叫道：「許褚！你來到死地，還不投降？」許褚大怒，拍馬趕來。李嚴走到谷口，勒住馬，又叫道：「許褚！你敢來此地？我與你再戰三百餘合！」許褚怒氣填胸，身先士卒，趕入谷口。城裏曹真見許褚窮追李嚴，懼其中伏，吩咐裨將孫泰守城，自領兵萬人，



### 出城接應

許褚進了谷口，只見前面山坡上，姜維手執紅旗，許褚便縱馬來捉姜維。姜維不慌不忙，把令旗一揮，伏兵四起，亂箭齊發，任你許褚有通天的本事，也難逃此萬箭攢身之厄！一頓飯工夫，把三國中第四條好漢曹兵大將許褚，連人帶馬，射死在邛山谷內。姜維李嚴見許褚中計，兩個大喜，揮兵殺出，迎着曹真，一頓亂殺。曹真那裏是二人對手，回馬敗走。

那邊魏延見許褚追趕李嚴，急引兵來攻澠池，城上矢石如雨，兵士退後不迭。魏延拔出寶劍，連殺數人，自己冒險，踏着雲梯，一躍上城。曹兵一個不留神，早被魏延殺了十餘個。漢兵見主將上



第三十一回 關三將許褚喪灑池 陷重圍徐晃棄函谷

城，魚貫而入，城頭上已布滿了漢兵。曹真退到城邊，見城上豎着漢兵旗幟，急引敗兵，望新安而走。姜維李嚴合攻灑池，頃刻之間，四門俱破，孫泰脫下衣甲，雜在亂軍中逃命去了。

三將進了灑池，得了軍資什物不計其數，一面遣人飛報孔明，一面擺酒賀功，請姜維上坐。姜維笑道：「主帥太謙，些須小計，只好賺許褚鹵莽之夫，若非主帥自冒矢石，灑池恐尙不能得也！」魏延道：「許褚不死，誰上得灑池城！今日自是伯約首功。」大家謙遜一回，按班就坐。

席間，魏延道：「我軍奪取灑池，已斷曹兵腰膂，函谷之兵已無歸路，必定死戰求歸。洛陽之兵亦必急救函谷，是我前後受敵矣！伯



約。有。何。良。策？姜維道：可將許褚尸首，令降兵運回洛陽，一來顯我大度，二來令彼寒心。洛陽雖有兵來，亦不敢向我致死。函谷歸兵，不來則已，來則讓其半過而擊之，蔑不勝矣！魏延、李嚴同聲稱善，依計進行。

那些降兵，扛着許褚尸首，到了新安，曹真接着，抱尸痛哭，拔下箭鏃，沐浴裝殮，再送洛陽。司馬懿接到灑池敗報，頓足歎道：灑池一失，函谷將士，無歸路矣！火速奏知曹操，調任城王鐵騎萬人，進攻灑池，以援函谷。曹操在許昌，聽得許褚陣亡，灑池失守，不覺大痛，自率文武，迎喪入城，撫棺痛哭，追贈大將軍，諡烈侯，以萬金卹其家，三子皆封關內侯。又因前敵軍情吃緊，急令曹彰撥鐵騎一



第三十一回 關三將許褚喪澠池 陷重圍徐晃棄函谷

萬，交司馬懿調遣曹彰奉旨，即行派遣。

那曹操聞聽江東徐盛甘寧兩次大敗，失了夏口，劉玄德自駐荊州，江東自顧不暇，更難收輔車之助！前敵失利，大將陣亡，澠池一失，函谷自危，漢兵三路，合趨洛陽，司馬懿獨力難支，當塗天下，怕有些難保！思慮縈心，創傷復發，扶病登朝，料理軍事，因此日重一日，快要升遐，又要遏密八音，連累我兄弟無戲可聽了。

那駐在圍鄉的孔明，接到魏延捷報，即復書道：伯約奇謀，將軍與李將軍同心協建，此奇功爲出軍以來第一次大捷，許褚曹兵虎將海內知名，今被誅夷，曹兵短氣，將軍可固守澠池，不必來攻函谷，但絕其糧運，彼以飢軍將棄關而走，半過而擊之，則蔑不





勝矣！魏延得了孔明手書，手舞足蹈，與姜維李嚴傳觀，遵依將令行事。

孔明又遣人飛報馬超，言左翼已射殺許楮，得了灑池，孟起可速拔隊由陝東方面進兵，以文鴛爲第一隊，馬岱爲第二隊，孟起自將後軍，令張翼接應，直攻稠桑驛。司馬昭營寨，彼軍決無抵抗之力，孟起可以後軍邀擊其東逃之卒，則彼軍軍實當悉爲我所奪矣！差人去後二日，孔明令黃忠領軍二萬，直取靈寶，孔明自督中軍接應。黃忠領令，率領馬步全軍，來攻靈寶。

司馬昭接到灑池敗報，即將來使斬首，暗中與徐晃商議退兵，將稠桑驛大營並靈寶掘下許多陷坑，各地都藏下硝磺引火之



第三十一回 關三將許褚喪灑池 陷重圍徐晃棄函谷

物自與徐晃領兵從函谷退出，將谷口塞住，以阻追兵。剛退出谷口，馬超縱馬截住，大叫道：「徐晃休走，留下人頭！」徐晃大怒，持斧抵拒，兩個在馬上戰了二十餘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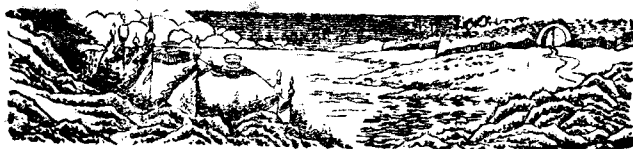
那文騫馬岱在稠桑驛撲了個空營，損失了二三十名馬隊，知道曹兵已走，文騫便要進關追趕。馬岱道：「曹兵一走，必塞函谷，不如繞嶠山別徑，疾驅碎石以截其前。」二人火速回兵，直趨碎石。那時馬超與徐晃戰了五十餘合，徐晃有些支持不住。馬超將兵馬列開，曹兵得路，一湧而出。司馬昭在前，徐晃在後，馬超催兵追趕。曹兵盡棄輜重，逃命急行。馬超隨後緩緩追趕。剛到了碎石，一聲鼓響，文騫馬岱兩馬齊出，齊聲叫道：「曹兵敗將，速速留下人頭！」



馬昭徐晃憤火中燒，死命奮鬪。二將見曹兵勢大，也不攔阻，讓他過去。二將却從中截擊，把曹兵鍋盆飯竈，水杓茶缸，都搶得一乾二淨，却迎著馬超，一路追趕下去。

那黃忠進了靈寶，得了一坐空城，四處火勢漫天，黃忠急忙督兵撲滅，安慰居民，迎接孔明入城。孔明料道馬超決定窮追徐晃，教黃忠督兵打開函谷道路，即行前去接應馬超。到了灑池，屯兵候令。黃忠得令，上馬即行。孔明自同張翼，收拾燼餘，安輯地方，令鄭綽守住函谷，自與張翼緩緩前進。

却說馬超二將，追趕曹兵，馬不停蹄，看看來到灑池。魏延得報，正待領兵出來迎擊，只聽見東邊角上，旌旗蔽日，馬蹄動地，原來



第三十一回 關三將許褚喪灑池 陷重圍徐晃棄函谷

曹兵大將張郃領了五千鐵騎來攻灑池，接應徐晃司馬昭，左有司馬師，步兵五千，右有孫禮，步兵五千，直撲灑池而來。魏延與姜維、李嚴在城樓上觀看，魏延道：「徐晃司馬昭雖經屢敗，士卒飢疲，而行列整齊，略不淆亂，我若出擊，彼敗兵挾思歸之心，新兵蓄報復之志，我軍屨於其中，彼必協以凌我。」李嚴道：「曹兵棄關東走，元帥與孟起必督大兵追趕，我擊其前，追兵擊其後，徐晃司馬昭逃生不及，必不敢與我鬪也！」

魏延聽說有理，即令姜維守城，自與李嚴各領三千人馬，開城出擊函谷，敗兵徐晃司馬昭那裏還敢戀戰，抹頭就跑。張郃司馬師向前接應，迎住魏延，李嚴廝殺。後面馬超兄弟同文鴛趕到，張



郃火速收兵。馬超見軍隊追趕辛苦，就倚城紮下大營，也不追趕。隔了一日，黃忠也就到了，衆將相見，甚爲喜悅。

遲了幾日，孔明大軍也到來了，馬超黃忠魏延，率領諸將出城迎接，衆軍歡聲雷動。孔明入府坐定，諸將以次參謁，孔明一一獎勵諸將，差人向荊州報捷。又問魏延道：曹兵阻住新安，何人爲將？魏延答道：司馬懿令劉騰督鍾鄭二將守洛陽，自駐新安，在灑池地方軍事，由長子司馬師主持；統軍大將張郃，合函谷敗將徐晃、司馬昭餘兵萬人，共兵三萬餘人，據黑石關諸隘以拒我兵。

孔明道：函谷彼尙不能守，區區一黑石關，保爲諸君破之。諸將齊聲道：願聞元帥神略。孔明喚馬超道：曹兵根本，卽在洛陽，孟起。



第三十一回 關三將許褚襄瀧湖 陷重圍徐晃棄函谷

可。同。仲。華。伯。約。引。領。原。來。馬。隊。逕。回。宜。陽。少。室。此。刻。決。無。重。兵。可。  
令。關。索。進。取。少。室。得。了。少。室。孟。起。自。引。兵。去。取。登。封。文。聘。勢。孤。決。  
然。攻。破。攻。破。登。封。之。後。調。關。興。來。守。登。封。孟。起。與。仲。華。伯。約。領。馬。  
步。全。軍。萬。五。千。人。直。攻。偃。師。偃。師。是。洛。陽。後。路。曹。兵。必。加。嚴。防。孟。  
起。可。大。掠。城。廂。盡。焚。曹。兵。積。聚。洛。陽。前。敵。諸。軍。饋。餉。不。時。雖。欲。死。  
守。又。何。可。得！馬。超。領。令。留。下。文。鴛。在。大。營。聽。候。差。遣。自。與。馬。岱。姜。  
維。領。着。部。隊。回。轉。宜。陽。孔。明。以。左。翼。中。路。諸。軍。血。戰。勤。勞。吩。咐。輪。  
班。休。息。俟。馬。超。得。手。再。行。出。戰。

那馬超回到宜陽，將部隊留在宜陽休息，換了守城部隊，令諸葛瞻關興去取少室。果然少室山自從司馬昭引兵去後，司馬懿



令蔣濟領兵三千防守，被關索打聽的確，入山道路，都有把握，當下接着諸葛瞻兩個商議，出其不意，攻取少室。諸葛瞻道：我兵從外入，彼伺隙狙擊，必爲所算。今西北風大起，我乘風縱火，彼無所藏匿，我兵自可深入矣！關索稱善。

到了晚間，關索諸葛瞻兩人領兵下山，到了少室山，四處放起火來。正是秋高氣爽，木葉微脫的時候，西北風聲如虎吼，吹得火光四射，山谷通紅，虎豹潛逃，豺狼亂走，好一陣大火。洛陽城裡，也知道山中失事，因係夜深，不敢出救。蔣濟領兵退入嵩山，兩位大少爺，不費張弓隻箭，得了少室，差人飛報宜陽。

馬超得了捷報，留下馬岱守城，自與姜維領兵來攻登封。姜維



第三十一回 關三將許褚喪渾池 陷重圍徐晃塞函谷

道：我兵利在速戰，若文聘死守不出，曠日持久，坐誤戎機，不如令投降曹兵，撫以恩義，雜入難民中，逃進登封城，我兵一至，理應外合，則登封必歸我有矣！馬超喜道：伯約多奇，無怪許褚亦爲所殺。隨將在函谷收降曹兵，許以重賞，令其先去，自己回姜維一路殺來，縱兵大掠，果然沿路人民紛紛逃避，向登封城逃難。文聘一一詢問，方許進城，看見確無一個外兵，也不疑心，隨即閉了城門，登城守禦。

馬超兵到，把登封團團圍住，文聘不敢出城，派人向禹縣曹洪處求救。到了三更時分，城內一聲喊起，火把齊明，西門大開，馬超姜維催兵直入，文聘措手不及，帶領餘兵，開城逃走。馬超重賞降





兵調來關興，守住登封，自己同姜維回到少室，令關索引兵二千駐少室，與馬成龍門軍隊策應；令諸葛瞻回宜陽，調馬步全軍九千人，合本軍六千人，出少室山，直攻偃師。馬超自將中軍，姜維將左，諸葛瞻將右，向偃師殺來。正是：

隄防盡撤，洛陽成孤注之形；  
弧矢所臨，偃師爲正鵠所在。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異史氏曰：世以諸葛未出草廬而定三分，稱頌其材，而以未出宛洛而向秦川，惋惜其遇，動言天道，以掩其失，萬口盲從，今猶不已。不知諸葛克定三分，全仰仗一個孝直來助，故得入成都，曾不忍制孝直之橫，在諸葛一己感念，自猶知之甚明者也。若能竟出秦川，真無是易，且即能出秦川，恐求祁山之續，有不可得者，此則吾於本書證之。



第三十一回 關三將許褚喪灑池 陷重圍徐晃棄函谷

作者文由自造戰可隨心乃出關之師頓挫難進如此豈非身親各地備明戰之道以山川險巖形勢指掌卒不可逕直寫之者則諸葛何可易出哉本回至於灑池魏延左翼久不能越一步天險當前人豪拒戰莫從措手是知作者之文乃真寫戰局之文亦即反寫諸葛之文也張郃不死未見成功每讀此回輒用與思諸葛克定三分尙屬得天者厚奈何人猶以天命不佐歸之耶順筆帶寫虎牢關語暗讚許褚告知作者胸中定有一股奇氣賞識英雄而後有此將欲死褚輒又惜一虎侯而尙美褚之筆也

作者善寫戰事本回雖寫一棄函谷而進退要擊寫來仍如火如茶其各路飛追繞城越險讀之如親臨其境乃又有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之觀誠大手筆也於此三路之兵既通函谷又復合矣不意邛山谷內亂箭以射之許褚方死而木門道上亂箭射死之張郃又來射不盡之曹鬼讀之令人失笑若一路盡棄輜重甚至將敗兵鍋盪飯盆水杓茶缸都搶得一乾二淨真不止落甲丟盔未免出盡曹軍奇醜恐操一生爲作者挖苦雖削纒棄袍無如此辱也痛快



吳兵放火以燒夏口，魏兵放火以燒靈寶，獨蜀兵放火以燒少室，則非城市而爲山林，且爲攻取少室之絕計；一部三國演義，未會有如此兵法。只此一燒，蓋盡千古，而筆下於三國交爭，行軍用兵之道，爲仁與暴，因國大判，亦獲於言外見之。由今言之，卽所謂合夫人道主義者，由古言之，則誠王者之師也！蜀軍如此，安得不勝出之！諸葛瞻尤徵乃父一生火攻之心，傅足蓋諸葛山谷火攻之心，疚謂之幹蠱，誰曰不宜！



第三十一回 關三將許褚喪渾池 陷重圍徐晃棄函谷



第三十二回 偃師縣曹彰戰馬超 黑石關黃忠敗張錦





第三十二回 偃師縣曹彰戰馬超 黑石關黃忠敗張郃

## 反三國志

### 第三十二回

偃師縣曹彰戰馬超 黑石關黃忠敗張郃

且說馬超領了孔明將令，與馬岱、姜維領了一萬五千人馬，來取偃師，以斷洛陽後路。在馬超取少室山的時候，司馬懿早就預防此着，急奏魏皇，調曹彰全軍來守偃師；司馬懿又叫蔣濟、諸葛誕、衛覬三將，各領兵五千，由洛陽連營，直抵偃師，以通聲息。

那曹彰因倚着父王寵愛，諸將的推崇，故而所部的三萬餘人，



皆係四方精銳之士，兵精械足，馬隊尤爲出色，除了曹操自己御駕親征，他才前來護駕。如今曹操在病中，接到許褚陣亡，澠池失守的消息，馬超回兵取偃師，情形危急，已到萬分，知道本軍大將張遼、曹仁在葉，曹洪在禹，張郃、徐晃在新安，皆是不能調動的，除了曹彰，別人誰也不能抵住馬超。因此扶病作一手令，從滎陽調曹彰軍隊去守偃師，略言：馬超國家世仇，洛陽國家重鎮，無偃師是無洛陽，馬超得志，甯爲國家之福，令到日星夜起程，前往守禦。仲達體國公忠，有謀能戰，當受其節制，以一事權云云。

曹彰奉到手令，拔隊來到偃師，遣人報知司馬懿，靜候指揮。懿聞彰至，願受節制，不覺大喜，卽復書云：



第三十二回 偃師縣曹彰戰馬超 黑石關黃忠敗張郃

使來聞于自至，偃師甚喜慰也。馬超英鷲，所部皆羌氏隴西精悍之卒，益以勁騎，故往來飄忽，莫可策度。加以諸葛亮詭計百出，關羽、張飛、黃忠、魏延之徒，東西響應，令我軍顧此失彼。自宜陽被陷，我洛陽之防日益加重，許仲康世之虎將，千金之弩，其機乃爲鼯鼠所傷殲。我良將遂失虎牢，而我函谷之兵不能退走。至前奏主上，續發青州兵三萬人來此，適彌缺伍，王可轉奏，再發徐州兵二萬人來前敵，俾疲勞之卒可以更迭休息，國家安危在此一舉。王其慎之！洛屯三將，即歸。王驅策馬超，此來多係輕騎，尙無重兵。彼若前來，便可與戰。王兵倍於超，以主待客，以逸待勞，超雖勇鷲，無如王何。





也！彼若退兵，不可窮追，彼以龍門少室爲藏匿之地，王兵一至，彼四散無踪，若入山搜捕，則彼以輕騎綴王，而全師以襲偃師，洛屯三將，非其敵也。王回救偃師，則追兵躡於後，伏兵起於前，軍心一亂，必敗無疑，慎之慎之！

曹彰得書，也自歎服，立時轉奏父王，發徐州兵二萬，調赴前敵，以厚軍力。自己整頓兵馬，預備迎敵。馬超不幾日，馬超的兵，真正來了，曹彰令曹惠曹爽司馬孚司馬豫守住城池，自己領了三千鐵騎，步兵一萬，出城迎敵。兩人并不答話，雙槍並舉，兩馬相迎，殺到難解難分。姜維暗暗告訴馬岱，言曹兵陣上，鐵騎森立，懼將衝突，可飭軍士預備強弓硬弩伺候，馬岱如言。



第三十二回 偃師縣曹彰戰馬超 黑石關黃忠敗張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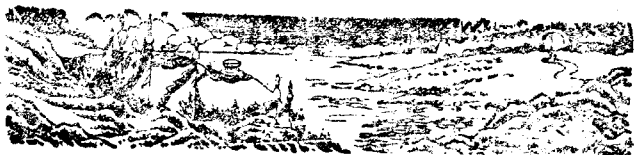
曹彰與馬超鬥到八十餘合，架開一鎗，抽身便走。馬超見曹彰鎗法並無半點破綻，知係詐敗，勒馬不追。曹彰回到本陣，揚鞭一指，那三千鐵騎，如狂風驟雨，直捲過來。馬岱、姜維，指揮弓弩手上前截殺，弓勁矢銛，曹兵紛紛落馬。曹彰揮兵急退，又挺槍出陣，來戰馬超。兩個又戰了三四十合，看看天晚，各自休兵。

馬超回轉營中，馬岱道：「偃師既有重兵，曹彰兵強將勇，一時諒難攻取。洛軍三屯，必倚曹彰爲重，而不嚴備。知我與曹彰接戰，而不虞我之卒至，我卽夕棄營而往，進襲三屯，若破其一，洛陽必震動矣！」姜維道：「此兵法所云，避堅攻瑕者也。馬超見二人皆如此說，自己一想，真是不錯，卽刻潛師夜起，逕掩洛軍。」



那洛軍三屯，早聞馬超來襲，偃師曹五王爺身領重兵，必有一場惡戰。萬不料馬超不攻偃師，來攻洛屯。天色黎明時，馬超軍隊，剛到衛覬營邊，馬超禁止軍隊，不許作聲，奮勇殺入。馬岱、姜維兩口刀，闖入曹營，逢人便殺。到了中軍大帳，衛覬睡眼朦朧，右手提劍，左手整幘，出外問道：「誰人在此喧譁？」馬岱縱步上前，手起一刀，將衛覬砍下了頭，就帳中放起火來。馬超乘勢在外追殺，曹兵投降的投降，潰走的潰走，頃刻俱盡。馬超乘勢來攻蔣濟的屯，蔣濟已知消息，憑屯死戰，超令軍士四圍放火，蔣濟屯也就潰了。

馬超連破二屯，便欲進攻諸葛誕。馬岱道：「我兵苦戰一日，連破二屯，人馬已乏，可還軍龍門休養。」啓稟元帥，加派文張兩將軍前



第三十二回 偃師縣曹彰戰馬超 黑石關黃忠敗張郃

來，令攻偃師，方爲長策。馬超依言，收兵速返。剛退到龍門山，後軍  
說道：曹彰領兵一萬，躡我軍後，來救諸葛誕。洛陽城裡，鍾會、鄧艾  
各領五千人，前來接應，我軍退速，彼軍空勞往返矣！馬超聽罷，知  
道曹兵力足，未易得志，急差人報知孔明，請派文騫、張翼前來協  
助。孔明接到馬超手書，立差文騫、張翼前去龍門，聽候馬超調遣，  
並與書馬超，略言：

曹彰武勇，操之愛子，所部皆四方精銳，據偃師以待我軍，主  
客之勢，既殊，攻守之略，自變。避堅攻瑕，連破洛屯，全師疾返，  
還據龍門，動合古法，深中機宜。彰雖英狠，無能爲矣。今仍遣  
文騫、張翼各領三千人，速來左右，孟起可東出以擾曹洪，西



出。以。疑。鍾。鄧。乘。開。盛。兵。以。窺。偃。師。仍。啓。知。雲。長。君。侯。令。翼。德。指。揮。諸。將。相。爲。協。應。也。洛。屯。旣。破。彼。必。更。益。重。兵。我。出。登。封。以。擾。穎。密。則。彼。將。又。入。穎。密。之。守。處。處。益。兵。則。厚。薄。相。形。擊。其。薄。以。亂。其。厚。陷。中。以。搖。其。外。不。出。三。月。曹。氏。必。疲。于。奔。命。矣。我。據。龍。門。少。室。嵩。山。之。險。得。宜。陽。登。封。邾。鄆。之。糧。軍。士。可。以。休。養。馬。匹。可。以。選。購。尙。何。往。而。不。勝。哉。司。馬。懿。自。駐。新。安。當。遣。黃。魏。諸。軍。時。相。擾。之。令。彼。無。暇。兼。顧。也。

馬超接了元帥手書，見過二將，休息數日，將部軍分爲七隊，每三千人爲一隊，姜維馬岱領二隊，專擾洛陽方面；文鴛張翼領二隊，會合關興，專擾禹縣方面；留兩隊守龍門少室，自領一隊出嵩



第三十二回 偃師縣曹彰戰馬超 黑石關黃忠敗裴鄩

山以擾穎密。

那曹彰令蔣濟招集敗殘，補充軍實，仍屯洛右，分所部五千人，從新來徐州兵抽調五千人，令鍾毓衛瓘分屯偃洛，合諸葛誕蔣濟爲四屯，以厚兵力，多設烽燧，廣置耳目，以待馬超。誰知馬超又往別處去了，一連半月，不見動靜。司馬懿却時時關心曹彰，聽見曹彰設備整嚴，也自歡喜。卻聞馬超破了兩屯，半月以來，並未出兵，懿笑道：「馬超游弋，兵出無常，見我嚴防，偃師彼不攻洛陽，必往攻禹縣矣！」急檄鍾鄩嚴防洛陽，曹洪嚴防禹縣。

姜維維馬岱率領部隊乘夜渡洛，來攻洛陽，鄧艾領兵出戰。姜維並不迎戰，鄧艾却也不追，姜維引兵再回。鍾會恐姜維有詐，出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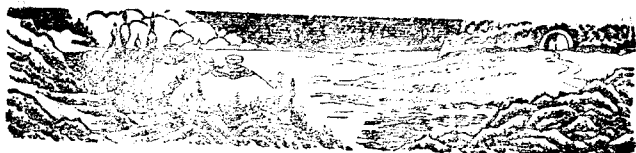


接應鄧艾，雙戰姜維。姜維回馬又走，二將莫名其妙。姜維頭也不回，領兵沿路，緩緩而行。鍾鄧方一疑心，只見城東一彪漢兵，打着西涼馬超旗號，竟搶洛陽。二將麾兵還救，姜維兵又回來；二將分頭迎敵，漢兵却又緩緩回去了。二將恐怕中計，收兵入城，來見劉曄。劉曄道：三位將軍中彼之計矣！我在高處見彼實無重兵，純係虛張聲勢，故示我以整暇之狀，令我不敢窮追，彼得以輕騎掠吾東關積貯也。

鄧艾聞言，火速綽楡上馬，來到東關，只見火光四起，漢兵已到洛水，正在半渡之際。鄧艾督兵急追，漢兵大呼，回戈直入，姜維馬岱冒死迎敵，漢兵背水列陣，士殊死戰。諸葛瞻在宜陽城下，大陳

兵馬撞金鳴鼓，隔河助戰。鄧艾見不能取勝，只得率兵退去。馬岱、姜維收兵渡洛，回到宜陽。鍾會、鄧艾撲滅東關餘火，檢查積聚，損失已屬不少，只得加意隄防漢兵二次渡洛。

西路的姜維、馬岱一軍奏效，東路的文鴛、張翼來到禹縣，兩個在路上商議。文鴛道：「曹洪謹守禹縣，我軍近城，彼決不出，必候我歸方出截擊，不如大掠近郊，揚兵直進，而潛師夜返，伏兵城側，彼來追我，我從後入城，彼不我追，我全師而反，還入登封，以待後命。」張翼道：「兩軍相戰，百姓何辜，弔民伐罪，正在此時。」曹洪積聚盡在城中，百姓蓋藏區區，何必造無窮之劫，失黎庶之心，揚兵而過，示彼以威，善兵而藏，待時而動，兩路出兵，不過以疑敵兵，俾主







帥橫行，穎密耳！何必殘民，以求濟事？文鴛道：將軍真仁人之言也！隨令前軍，盡揭西涼馬超旗幟，繞城而過。

曹洪與毋丘儉，在城樓觀看，曹洪見漢兵目中無人，繞城而過，不覺大怒道：馬超藐視我兵，一至於此，不雪此恥，何以爲人！便欲開城出戰。毋丘儉諫道：馬超年少，久歷兵間，知我守城不出，故欲以此相激。我若出城，必中彼計。我前有重兵，彼必不能深入腹地。日夕便當退兵，我乘其情歸而擊之，蔑不勝矣。曹洪方才息怒，整兵待出。

文鴛張翼過去十餘里，將兵屯住，請關興出登封，至禹縣城北。接應到了夜間，文鴛領部兵，仍繞禹城而過，張翼引兵埋伏城側。



第三十二回 偃帥縣曹彰戰馬超 黑石關黃忠敗張郃

曹兵見文鴛退兵，火速報知曹洪。曹洪令毋丘儉守城，自領萬人出城截擊。文鴛揮兵疾走，曹洪隨後追趕，行不到十里，轉過山坡，一聲鼓響，火把齊明，閃出一彪軍馬，爲首一員大將，橫刀勒馬，大叫道：曹洪休要猖獗，俺關興在此！曹洪大怒，來戰關興。文鴛回馬，雙戰曹洪。

大凡黑夜用兵，全恃軍心穩固。曹兵屢敗，先已胆怯，見有伏兵，不覺自亂。又兼文鴛關興少年英勇，槍刀齊舉，曹洪惟恐城池有失，且戰且退。將至城邊，忽然一片火光，一彪軍馬從城側殺出，大叫道：曹兵休走，馬超在此！曹兵聽馬超到來，紛紛潰散。曹洪見是張翼假充馬超，驚散衆軍，又氣又恨，舉刃向張翼就斫。張翼迎住。



廝殺，背後文鴛馬岱雙雙趕到，前後夾攻，曹兵大亂，毋丘儉急領兵出城接應，曹洪火速回到城中，閉上城門，漢兵三將也不攻城，連夜回到登封去了。

如今且說馬超自領馬隊三千，乘隙直入，到了密縣，密縣守將韓瓊猝不及防，被馬超掩入城中，就縣衙內捉住了韓瓊，將密縣城中公私財物，盡行搜括，倉庫糧食，即用密城騾車運載，令部將馬駱先行押赴潁陽鎮大營，自領部兵在城休息，派人至登封調文鴛張翼前來接應。那葉縣張遼連接禹城密縣警報，火速派兵馳救，聽得馬超輕兵深入重地，令曹仁守住葉縣，自領大兵萬五千人，馳向密縣來圍攻馬超。



第三十二回 偃師縣曹彰戰馬超 黑石關黃忠敗張郃

馬超休息三日，方欲整隊出城，只聽得城外喊聲動地，張遼大兵已至，將密縣圍住。超大驚，知道城不可守，急忙帶領軍隊，開了西門，馬超一馬當先，殺出城來。曹兵將士向前攔阻，馬超手起槍落，連刺數將，眾軍乘勢殺開一條血路，突圍便走。張遼指揮眾將隨後追趕，馬超回馬敵住張遼，真個棋逢對手，將遇良材。曹兵一擁上來，將馬超軍隊圍在垓心，馬超左衝右突，不得出來。張遼吩咐軍士放箭，西涼兵紛紛落馬。

馬超正在危急中，西北角上一聲鼓響，文鴛張翼兩馬當先，殺入陣中，救出馬超，向西便走。張遼見有救兵，亦不窮追，大獲全勝，進了密縣，另選能將統兵把守，自回葉縣。馬超回到潁陽鎮，計點



軍士折損二千餘人，飛報孔明。孔明請罪，孔明聞知詳細，復書安慰，言三路皆捷，徒以兵少致敗。張遼老將，自係勁敵，孟起國家重臣，宜以持重爲主，不宜冒險深入，以危士心。馬超奉書，感激涕零，召集姜維、馬岱，重整旗鼓，決意報張遼敗兵之仇。

孔明見馬超兵敗，張遼得勢，恐其與司馬懿合兵，以窺登封、郟，令黃忠領馬步萬人，逕叩新安曹營搦戰，令魏延領兵五千爲左翼，李嚴領兵五千爲右翼，孔明自將馬忠、廖立諸將，大兵三萬，隨後接應，以全力攻新安，分曹兵兵勢。

那曹兵主將司馬師，聽得漢兵討戰，卽令張郃爲正先鋒，徐晃司馬昭爲副，來戰黃忠。張郃領令，來到陣前，大叫道：「黃忠老兒，今

第三十二回 偃師縣曹彰戰馬超 黑石關黃忠敗張郃

天是你壽終之日，快來受死！黃忠大怒，罵道：張郃匹夫，累敗之將，老夫不願與你動手，你叫徐晃出來。張郃並不打話，舉鎗就刺。黃忠將刀架住道：張郃！老夫與你刀對刀，鎗對鎗，今日併個你死我活，要人幫助，不算好漢。張郃道好，兩個接手就殺，真箇刀光似雪，鎗賽梨花，戰到九十餘回，司馬師恐張郃有失，吩咐鳴金收軍。

到了次日，兩個又戰了一日，還是不分勝負，把黃忠可激惱了。到第三日，黃忠與張郃戰到陣雲深處，大喝一聲，張郃吃了一驚，手中一鬆，被黃忠一刀砍去，張郃把頭一低，將一頂頭盔砍落，張郃回馬就走。黃忠叫道：張郃！休走！隨後趕來。曹兵營中，左有徐晃，右有司馬師，來戰黃忠。漢兵陣上，魏延、李嚴雙馬齊出，捉對兒廝



殺黃忠揮兵直入，自己當先殺進曹營，來捉張郃，司馬師急揮兵抵住。

孔明見黃忠得勝，教馬忠廖立督兵大進，曹兵抵敵不住，望後退走。徐晃司馬昭棄了魏延李嚴，就回本陣。二將那裏肯舍，縱馬追趕，漢兵得勢，無不以一當十。司馬師兄弟徐晃張郃苦苦血戰，看看敗到新安，司馬懿親領重兵，出城接應。孔明方才收兵，離新安十里，紮下大營，賞賚將士，飛檄馬超，領馬岱姜維文鶯三將，前來大營，會攻新安，留張翼守宜陽。

馬超奉到將令，領兵萬八千人，來到大營，參見元帥，孔明十分慰勞，馬超與三將謝過。孔明道：司馬懿以重兵扼新安，以鍾鄧守



第三十二回 假師縣曹彰戰馬超 黑石關黃忠敗張郃

洛陽我軍若攻破新安洛陽自易攻取然張郃徐晃並係曹兵良將司馬懿父子才兼文武我軍欲得新安非用全力不可是以特調孟起前來與黃老將軍並文長正平會兵前進張郃一勇之夫不足深慮徐晃謀勇兼備當先除此人自斷司馬懿左臂晃部下滿寵牽招爲晃左右翼欲除徐晃須先除此二人方才細作報稱徐晃安營在新安城北張郃安營在城西今夜三更黃老將軍與文長正平去劫張郃營寨孟起同仲華伯約去劫徐晃營寨可在營前擂鼓放火讓其自亂不必入營中彼詭計文將軍認識滿寵牽招可領三千人從徐晃營後殺入專殺二人不得有誤衆將領令正是：





欲擒猛虎須除張，要捉山雞且覓媒。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異史氏曰：操於漢中之敗，遇著張飛，急思曹彰，謂吾黃鬚兒來，破劉備必矣。而孰知黃鬚兒至，馬超軍來，卒亦不可敵，以致興悲繼助，只可憐惱羞變怒，枉殺了一個楊修！終見曉夜不停，抱頭鼠竄，直到京兆方始安心。此演義之文也。今局勢危殆，又甚於斜谷之秋，何可不叫黃鬚兒再來，露出一露臉？作者自寫奇文，而隨時仍在細補以前翻而未完之筆，故必以馬超與曹彰要可知已。渭原馬超，既未嘗鬥許褚，則假師馬超，自不妨來鬥曹彰，一翻一補，以曹深仇，則鬥也。至急且厲，而翻案乃益覺痛快。至假師受令，低首司馬，又寫盡曹平昔得操寵愛，即暗映吾黃鬚兒來往事。然兵臨城下，豈僅破不得劉備，恐真亦非死不可也。囑彰之語，臨死悲鳴，可嘆可嘆！

姜維之伐中原，退兵屯鍾堤，鄧士載之拒蜀兵，進兵屯狄道，其策姜維必出，謂隴

第三十二回 假師縣曹彰戰馬超 黑石關高忠敗張郃



第三十二回 偃師縣曹彰戰馬超 黑石關黃忠敗張郃

狄四戰，蜀或聲東擊西，或指南攻北，吾分頭把守，蜀又合爲一處而來，以一當四，救應不易云云。此卽今日馬超必勝，以疲曹兵之軍也，仍以維策之，欲維成其志耳。於是馬超前以東西救應，而出函谷，茲復以往來游擊，而破洛屯。凡昔日不得志於魏者，今悉如志於操懿，使鍾鄧拒戰空勞，河洛成功，超安得不居第一，此亦俱如鄧艾破蜀前，洮狄相持往來飄忽之兵也。然而東西兩路揚兵，疑敵善兵待時，以首尾常山之蛇，爲神龍出沒之陣，或焚聚積不齋寇糧，或弔人民不掠郊野，以假馬超羞激曹洪，則成我夾攻之戰，以真諸葛嚇退鄧艾，則實我半渡之師，令人只見軍事，雄談琳琅，滿紙不見半點游戲筆墨，參雜其間，而實嬉笑怒罵，無處蔑有，徒以未發諧言，先作莊語，斯乃讀來不覺耳。至馬超深入葉縣，忽困張遼，則又正襟危言，致戒於行軍持重之道，文章因之而有變化，究又何非反翻鐵籠山，雖困司馬而不得，此亦欲困馬超而不獲乎噫，奇矣。

演義中葭萌之戰，張郃爲曹洪所迫，既喪瓦口，乃受韓浩夏侯翬之監臨，而人



黃忠老將驕兵之計；今寫張郃，固猶是據險巴西甘當軍令之張郃也，益以徐晃司馬昭之副，仍爲黃忠不老所敗，蓋順逆之判，不可勝也，其敗雖同，而於細補前翻未及之中，却得司馬懿令爲正將之信用，以示一郃。且不許見辱於洪，更先寫曹洪挫敗，示翻下辨曹洪斬將之先勝，則暗中亦爲張郃吐氣不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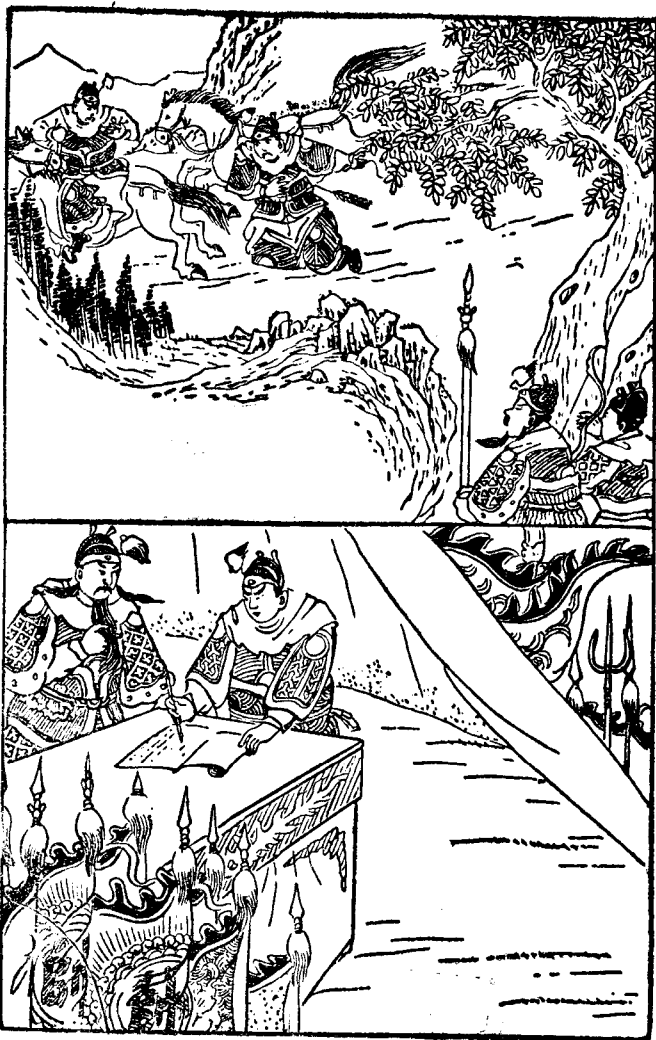
第三十二回 偃師縣曹彰戰馬超 黑石關黃忠敗張郃



第三十二回 偃師縣曹彰戰馬超 黑石關黃忠敗張郃



第三十三回 除虎佷射殺滿伯寧 藉雉媒招降諸葛誕





第三十三回 除虎偃射殺滿伯寧 藉雉媒招降諸葛誕

## 反三國志

### 第三十三回

除虎偃射殺滿伯寧 藉雉媒招降諸葛誕

却說孔明令馬超黃忠諸將，分頭去攻張郃徐晃營寨，却令文鴛西涼善射弓弩手，直劫滿寵牽招的營寨，預備射殺滿寵牽招，以除徐晃的左右膀臂。到了三更時分，漢營諸將，分頭出發。馬超領兵來到徐晃營邊，一聲喊起，軍士拔開曹兵營中鹿角，就要殺進。徐晃因大敵當前，晝夜嚴防，聽得漢兵劫營，急率親兵向營門



抵住兩邊大戰起來。那張郃也共黃忠交手，登時四處殺聲動地。那屯在犄角的滿寵牽招，聽見漢兵劫營，兩個盡起所部，前來救護。文鴛領兵伏在暗中，讓牽招過去，端弓搭箭，描定準的，待滿寵來到切近，從暗中一箭射去，不偏不斜，把滿寵射個正着，翻下馬來。文鴛趕上，再復一槍，可就不能再活了。牽招在前，聽得弓弦響，回頭一看，滿寵翻身落馬，急待上前救護。文鴛大喝一聲，牽招休走！劈面就是一槍，牽招將刀架住，大罵背國逆賊，狗彘不食。罵得文鴛火發，沒頭沒臉，拿槍亂刺。牽招那裏是文鴛對手，勉強迎敵，招架不住，被文鴛一鎗挑下馬來，取了首級，殺散曹兵，就二人營中，放起火來，自領人馬前來接應馬超。



第三十三回 除虎狼射殺滿伯寧 藉雉媒招降諸葛誕

徐晃正與馬超死戰，猛見滿寵營中火起，正自狐疑，只見文鴛一馬殺入圍中，大叫道：「徐晃休走，滿寵牽招都被我殺了！將馬項上所挂兩個首級，望徐晃劈面攢來。」徐晃又氣又恨，拋了馬超，來戰文鴛。馬超那裏肯舍，兩個夾攻徐晃，徐晃抵敵不住，司馬師急引諸將前來接應。那邊司馬昭接應張郃，馬超黃忠因黑夜交兵，不敢深入，各自收兵回營，來見元帥。孔明已知前軍得勝，極力誇獎諸將，說道：「滿寵牽招素爲徐晃羽翼，今被文將軍誅夷，徐晃更無所憑藉矣！」

曹兵營中，司馬懿計點軍士，張郃徐晃皆有損傷，然而不大，祇折了滿寵牽招二人。司馬懿反復尋思，恍然大悟：漢兵劫寨，純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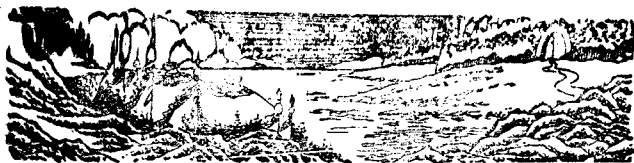
二人必以徐晃智勇兼全，爲新安保障，漢兵欲得新安，須先除徐晃，欲先除徐晃，須先殺二人，細細推尋，不爽銖黍，不覺歎道：諸葛亮智謀百出，若徐將軍再爲所算，是無新安矣！卽令張郃爲左軍大將，司馬師副之，徐晃爲右軍大將，司馬昭副之，囑令小心謹慎，勿再爲諸葛亮所誘。差曹真出守合肥，調大將李典前來新安，懿自領中軍，李典副之，居中策應，兩軍將徐州兵居中，兗兵居左，青兵居右，以與孔明相持。

孔明那裏，打聽得曹兵消息，與諸將商議道：新安曹兵將近十萬，有司馬懿以爲謀主，有李典、徐晃、張郃以爲羽翼，兵精將勇，據險以守，我兵雖勝一陣，於彼尙無大損，欲從偃師進兵，則曹彰守

第三十三回 除虎佞射殺滿伯寧 藉雉媒招降諸葛誕

備。謹。嚴。欲。從。洛。陽。後。面。進。兵。則。劉。曄。鍾。鄧。同。心。固。守。前。阻。堅。城。兵。無。出。路。諸。將。有。何。良。策。文。鶯。啓。道。元。帥。洛。屯。四。將。公。休。實。爲。元。帥。族。弟。若。遣。人。以。大。義。責。之。彼。可。自。拔。來。歸。因。襲。諸。屯。當。無。不。破。以。一。軍。橫。斷。假。洛。之。交。則。新。安。之。軍。心。必。自。亂。矣。

孔明道：文將軍之言，深爲有理。我之精兵良將，盡賴堅城之下，實爲失算。卽分軍二萬，喚馬超道：孟起！今以洛南軍事，悉付孟起。合宜陽龍門屯守各軍，將近五萬，兵力不爲不厚，仍偕仲華、伯約，與文將軍前往宜陽，令小兒作書與公休，勸其自拔。若公休從命，卽乘勢進破餘屯，仍倚其屯，以絕偃洛之交通，而令公休與小兒連屯洛南，旣通聲息，又可防鍾鄧反攻。孟起身爲主帥，宜持重，以





戰，勿輕冒險，自致危殆，以失全軍之望也！馬超頓首受命，辭別孔明，率領三將，帶兵仍回宜陽，相機進行。

孔明吩咐黃忠、魏延、李嚴、馬忠、廖立諸將，注意嚴防曹兵，一面大修攻具，虛作攻城之勢，星夜派人還益州，將先所製存地雷、火藥，運赴前敵，預備攻取新安。

那馬超還到宜陽，諸葛瞻、張翼、馬龍迎接入城，進到帥府坐定。馬超便問洛陽消息。張翼啓道：「近據細作報稱，劉曄派人赴黑山，招集張揚、飛燕殘部，將近萬人，爲首二將，一名張雄，一名眭固，兩個甚有武藝，部下皆係鋒鏑之餘，敢死善戰，現駐洛陽城西，歸鍾會指揮；又聞曹彰派親信將校赴北邊招募鮮卑，得騎兵萬人，以



第三十三回 除虎狼射殺滿伯寧 藉雉媒招降諸葛誕

鮮卑人慕容軌賀拔奇分將之，現駐偃師城西，接應洛陽鍾鄧二將，連日派遣細作，沿洛測量深淺水面，窺其用意，似欲渡洛來攻宜陽，以緩我正面之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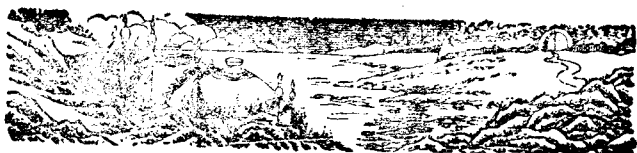
馬超聽罷說道：「我正欲進戰，曹兵能來，便可迎擊。」姜維道：「維前在并州，聞田使君在柳城，甚爲鮮卑所敬服，不如轉啓元帥，令田使君於馬邑諸塞，曉諭鮮卑諸渠魁，曉以大義，誘以厚賜，令其轉相傳語，則歸曹之鮮卑，雖不自拔來歸，亦必望風退走矣！」馬超稱善，卽作書，崑人啓知孔明，孔明自然飭知田疇照辦，後來自有效果。

如今且說馬超對諸葛瞻，將元帥令其招安諸葛誕意思說出。



諸葛瞻起身道，既有元帥將令，又主將意思若是，小姪當改裝前往，去說公休叔父，前來歸降。馬超道：賢姪休要匆忙，且從長計議，不如修書一封，差一能幹小卒遞去，成與不成，都無關係。諸葛瞻道：此事非小姪親去不行，一來不是元帥手書，恐屬無效；二來恐怕走漏消息，爲敵人將計就計，乘機襲我，不如小姪自去見景生情，一來仗着自己本家，二來元帥與主將重兵在外，縱使不行，也不能把小姪怎樣。馬超道：賢姪！此事關係太重，若有疎虞，令某家何以對主公元帥？諸葛瞻道：主將放心，決不致有危險發生，縱有危險，亦係命定，何足懼哉！

衆將齊聲勸阻諸葛瞻道：小將軍不要輕舉，元帥有令在先，諸



第三十三回 除虎狼射殺滿伯寧 藉雉媒招降諸葛誕

葛瞻道：衆位將軍有所不知，元帥知道此事，非末將自去不行，故與主將商量，要同末將計劃；主將與衆位將軍放心，末將此去，到有幾分把握，絕不致把性命當作遊戲。馬超始終不肯。諸葛瞻拔出寶劍道：主將不要末將前去，末將情願自殺。馬超格住劍道：賢姪既決意前去，可再細細商議。

諸葛瞻一見馬超已有允意，方才收劍道：主將在此，打聽公休叔父兵紮延秋集對面，姪兒從文將軍部下，挑選兩名部卒，改換衣裝，乘夜渡洛，必爲叔父巡軍所獲，那時面見，便可乘機進言。馬超道：賢姪已決心，事不宜遲，今晚卽行。諸葛瞻領命，文鳶選自己親身衛卒二名，自與馬岱送諸葛瞻從延秋集渡河，遠遠望見



三人上了岸，二人方才回營稟報。

那諸葛瞻通身是膽，冒險渡洛，向諸葛誕營前走來，早被伏路小軍看見，不由分說，一擁上前，將三人綁了個結實，解向諸葛誕大營而來。諸葛誕却正與兒子諸葛靚談及一家兄弟三人，分居三國，獨孔明兄弟父子，名顯當時，聞諸葛瞻少年英勇，智取龍門，大敗王凌，力戰司馬昭，將來必定是後來之秀。正談論間，偏將上前啓道：拿了漢兵三名奸細，諸葛誕教推上來。衆將一聲吆喝，將三人推至帳前。

諸葛誕在燭光之下，看見三人中間，一個少年，面如傅粉，唇若塗硃，眉宇之間，英氣勃勃，心中便有幾分疑忌。重賞伏路小軍，令



第三十三回 除虎佞射殺滿伯寧 藉雉媒招降諸葛誕

其前去，加意隄防，却將三人帶至後帳，細細審問。正欲開言，却見那少年問道：上面坐的，可是揚州刺史諸葛公？休！諸葛靚在旁答道：然也！那少年向前跪倒，說道：叔父在上，姪兒諸葛瞻叩見。諸葛誕聽見諸葛瞻三字，不覺又恨又愛，又氣起來，這却爲何？恨他目空一切，深入重地；愛他少年英果，敢作敢爲；氣他好似明知自己不會殺他，故來冒險。

當下諸葛誕便問道：你真是諸葛瞻麼？那少年道：姪兒奉岳父漢中王令旨，到長安元帥軍前聽用，奉元帥將令撥歸馬將軍麾下調遣，此番奉元帥命令，故而前來參見叔父。諸葛誕見他不慌不忙，言辭清朗，到底是自己子姪，且不管他，親自與他鬆綁，賜坐。





帳側，又命與諸葛靚見過禮。諸葛瞻又請將從人放了，叔姪父子，對坐談心。你道這樣機密重事，爲何全不避人？其間有個原故，那諸葛誕待士有恩，帳前親卒如同家人，部兵六千，皆如指臂。諸葛瞻久已探悉，故不要求避退。左右諸葛誕也就行所無事。

當下諸葛瞻便將父親現在兵逼新安，馬將軍進攻洛陽，關君侯進攻葉縣，三路會師，以叔父身在敵軍，恐有冒犯，故遣姪兒前來奉勸我家世代漢臣，叔祖又是城門校尉，世受國恩，天下九州，漢中王已得其四，叔父於理則討賊之義，無所容辭；於情則手足之誼，不可傷損。姪兒冒死前來，皆爲叔父，叔父不以爲然，便請將姪兒押赴許昌，以表叔父報效之情。姪兒雖死不怨叔父。



第三十三回 除虎狼射殺滿伯寧 藉雉媒招降諸葛誕

諸葛誕聽罷，不覺歎道：賢姪之言，深切近理，我父子二人，皆在軍前，揚州并無家眷，可以全軍歸漢，然令我襲擊同屯各軍，則不爲也！諸葛瞻再拜道：叔父義人，姪當以此意函告馬將軍，以全叔父高義。諸葛誕道：便請賢姪作書，令從人速去，遲則恐生他變。瞻就案作書數百言，文不加點，一揮而就。誕甚歎賞，執瞻手道：此吾家千里駒也！令親卒卽夕送瞻從兵渡洛，誕與瞻兄弟休息。

諸葛瞻從兵過了洛水，到了宜陽，進到帥府，見過文騫，遞上駙馬手書。文騫大喜，卽時入帳來見馬超，呈上書信。馬超見係諸葛瞻手筆，以手加額道：天相漢室，駙馬得全，洛陽城下，當容吾兵芻牧矣！卽令馬岱領兵三千，專劫蔣濟屯營，姜維領兵三千，專劫衛



瑾屯營，文鴛領兵三千，專刦鍾毓屯營，自引兵萬人，接應三將，俱從延秋集渡洛；又令張翼領兵五千屯延秋集，設立浮橋，接濟糧食，與關索馬成馬龍三方聯絡聲勢。

馬超分撥已定，到了二更時分，四路人馬，盡從延秋集渡過洛水，諸葛瞻同諸葛誕出營迎接馬超。馬超與諸葛誕握手道：公休可謂一門忠義矣！諸葛誕見馬超英風四射，也甚歎服。馬超並不入營，說道：公休可按甲坐觀，誕應諾。超分兵五千與諸葛瞻道：賢姪在此，可禦偃師來兵，某家自去抵敵洛陽來兵也！瞻領令馬超自督衆軍策馬越屯而去。諸葛誕歎道：人言錦馬超真名不虛傳！諸葛瞻辭別叔父，自引兵來阻偃師來兵，只見曹兵三屯，一時



第三十三回 除虎狼射殺滿伯寧 藉雉媒招降諸葛誕

火起，馬岱、姜維、文鴛均已得手，奪取三屯。洛陽城裏劉曄，急令張雄、睦固，率領全軍馳往救援。恰碰着鍾毓、衛瓘，引領敗殘人馬前來，二將揮令回軍，仍望舊屯殺來。只見一彪軍馬攔住去路，張雄使雙刀躍馬上前，來戰馬超。馬超並不答話，兩個殺在一處。睦固見張雄不能取勝，驟坐下馬，使手中宣花斧，前來助戰。文鴛挑了蔣濟，追殺殘兵，恰恰趕到，挺鎗接住睦固，只殺得天搖地動，鬼哭神號。諸葛誕生恐偃師兵來，諸葛瞻一人難以抵敵，急令人請馬岱前去相助，自己與姜維收拾降兵，安下營壘。馬超與張雄戰到五十餘合，奮起精神，手起一鎗，將張雄左腿刺了一鎗。張雄架開一刀，回馬敗走。馬超便來夾攻睦固。睦固戰文鴛，已經不敵，再加



上馬超，不到三五個回合，被馬超一鎗挑下馬來，文騫加上一鎗，便不能再活了。黑山軍士奮勇上前，搶回了尸首。馬超文騫乘勢趕殺，曹兵大敗。鍾會自領大兵，前來接應。馬超方才收兵，按着魏兵原屯下寨，教文騫守住後方，自領親兵五百餘人，來接應諸葛瞻。

馬超方才趕到，只見諸葛瞻馬岱雙戰曹彰不下，馬超縱馬上前，叫道：曹彰休要逞雄，俺馬超來了！曹彰深夜馳援，見諸屯已破，欲斬一漢將，以雪此恥。今見馬超自來，料不能取勝，揮兵急退。馬超也，不敢窮追，同二將收兵還屯，遣人向孔明處報捷，歸功諸葛瞻。移諸葛誕全軍還守宜陽，移馬龍守少室，移關索軍來前敵助。



第三十三回 除虎俵射殺滿伯寧 藉雉媒招降諸葛誕

戰。諸。葛。誕。留。子。諸。葛。靚。領。兵。二。千。隨。諸。葛。瞻。軍。一。同。進。止。馬。超。橫。互。洛。陽。偃。師。中。間。紮。下。三。個。大。營。馬。超。與。馬。岱。當。偃。師。方。面。姜。維。文。鴛。當。洛。陽。方。面。諸。葛。瞻。兄。弟。關。索。三。人。居。中。策。應。張。翼。守。護。浮。橋。接。濟。糧。食。諸。葛。誕。合。本。部。與。前。駐。兵。萬。人。守。宜。陽。馬。成。馬。龍。在。龍。門。少。室。各。山。遍。樹。旗。旗。洛。水。上。下。游。漢。兵。絡。繹。不。絕。洛。陽。大。震。正。是：

常。山。蛇。斷。空。留。首。尾。之。形；洛。水。游。龍。畢。露。爪。鱗。之。影。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異史氏曰：爲漢室之患者，在內有一華散，居助操之首惡；爲西蜀之患者，在外有一滿寵，居助賊之元兇。篡漢成於華散，覆蜀則成於滿寵。以寵比散，罪實有甚而荆州



始禍，漢壽云亡，世人祇仇一呂蒙，下逮潘璋、馬忠之輩，皆知切齒，獨無人恨及滿寵，致吞舟漏網，千古逃誅，豈非不察之甚者耶？雲長威震華夏，操欲遷都，以司馬懿之諫，而有聯吳之計，世人於是又知仇懿，以爲謀實發於司馬耳，而不考聯吳固發於懿，然謀之能成，則不在雲長，攻樊之後，而厥謀早發，實見於滿寵爲使之前，滿寵一去，而謀克成，故禍蜀者爲吳，爲孫權，爲呂蒙，而后爲潘璋、馬忠之輩，而構禍者爲魏，爲曹操，爲司馬，而后爲徐晃、曹仁之流，若操其機，或其惡，實弄唇舌，居中斡旋，因而覆蜀亡漢，失荆州，死關羽者，論其禍首，誠只一滿寵之行人則寵也，眞虎之佞也。嗣復助守樊城，致曹仁有不聽公言，失却襄陽之嘆；又於城圍將陷，再聞非伯甯教我，幾悞大事之言，否則棄城夜走，黃河以南，早非操有縱失荆州，進有所據，何至待救無地，遂厄麥城歟？是使吳乘其後，操扼其前，必死雲長，以傾漢室，大慙元惡，惟寵一身，可不特誅之乎！罪應寸磔，故本書以亂箭射死，明爲蜀仇，故大書虎佞，特由孔明命將專射此人，身死快意極矣！而后知前回踏破洛屯，卽無異河水破屯，四蒙陷寨之報也。本回劫徐晃營，仍故翻

第三十三回

除虎佞射殺滿伯寧

藉雉媒招降諸葛誕



第三十三回 除虎狼射殺滿伯事 藉雉媒招降諸葛誕

公明拒戰，參謀助守之筆也。蜀漢仇人又死一個，且屬元惡，則豈不甚於演義虜亭得雉之書也哉。

昔人謂諸葛三昆龍虎狗，龍在蜀而狗在魏。演義寫誕，因亮仕蜀，不得重用，武侯死，乃歷任要職，封高平侯；既敗文欽，總督兩淮軍馬，復以司馬昭弒逆，起兵聯吳，又與文欽合，戰於壽春，兵敗城破，身死族滅，其部數百人不降，同死云云。是誕雖討晉而忠於魏，所以謂之狗也。然三百人同死，繼武田橫，亦云烈矣！知討司馬昭，則可以忠漢勸之；會臣於魏，則必以降漢錄之。又以其子灑入吳爲質，故此卽以姪瞻來魏，說降愧之。可從魏，則可降者也；可以降，則仍不失其狗也。不意寫諸葛誕之筆，則又如此。其數百人同死於壽春，空存壯烈，曷若六千人來歸於洛下，同輔中興，是萃忠義於一門，具見作者於犀刻之中，仍滿寓溫柔敦厚之旨。且看其寫諸葛瑾，當又如何？吾於此回，益增故人樂有賢父兄之感，因大幸諸葛之入蜀爲龍。



第三十四回 曹孟德許昌大會議 孫仲謀鄱陽小閱兵



用，武侯

獲。亭。得。



第三十四回 曹孟德許昌大會議 孫仲謀鄱陽小閱兵

## 反三國志

### 第三十四回

曹孟德許昌大會議 孫仲謀鄱陽小閱兵

却說馬超招降了諸葛誕，由延秋集渡洛，一夜之間，襲破三屯，鎗挑黑山大賊眭固，擊退曹彰，就在偃師洛陽中間，安下三個大營，橫斷曹兵交通，人馬強壯，壁壘整嚴，劉曄鍾鄩，僅足自保。任城王曹彰，雖然與馬超見過幾次陣，都是勝負不分，因馬超橫互中間，前敵糧運，須繞道鞏縣，時虞截擊，司馬懿因大敵當前，不能分



身前來救護。曹彰火速遣人飛報許昌，啓奏父王。

許昌城裏大魏皇帝曹孟德，方才接到張遼大捷密縣的報告，知道葉縣防務鞏固，稍分東顧之憂；司馬懿拒守新安，諸葛亮頓兵不得前進，曹彰在偃師，與劉曄犄角，連屯相望，保障洛陽，心中差爲安慰；又兼黑山二將，武藝高強，鮮卑萬人，士馬精銳，以爲偃洛方面，可保無虞。誰知道諸葛誕賣主投降，招引漢兵渡洛，俾馬超一夜之間，連破三屯，卽倚原屯，梗塞軍路，司馬懿旣不能反攻，曹彰又不能取勝，洛陽形勢，十分危急，接到曹彰急報，卽召集衆文武朝堂會議，扶病登朝。文武百官，參謁已畢，操將曹彰急報，與賈詡陳羣程昱衆謀士觀看。



第三十四回 曹孟德許昌大會議 孫仲謀鄱陽小閱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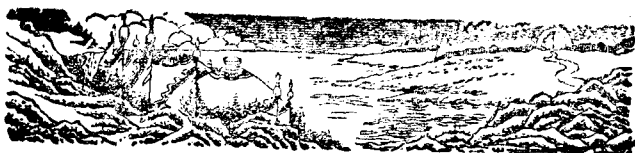
曹操道：「今事勢危急，我軍當先救洛陽，諸卿有何良策？」賈詡道：「陛下明見萬里，洛陽在所必救，惟雲長久駐南陽，若聞馬超得勝，必引兵疾出禹縣，以攻子廉，諸葛亮亦必集兵以攻仲達，文遠僅能止張飛之不進，子廉不能敵雲長之進攻，軍情緊急，瞬息萬變，願主上更策萬全。」操道：「文和之言，見著知微，彼方兵勢，自然如此，但我亦當思所以預防之策。」

陳羣道：「江南屢敗於荊州，喪師失地，積恨已深，宜命一介之使，前往諭以利害存亡之關係，彼中不乏明達深識之士，自有唇亡齒寒之心，彼若出軍以攻江夏，夏口則雲長必不敢輕動，禹縣可免兵事，若吳軍大進，一時未能即敗，關雲長非回軍以救根本不。」



可。我。伺。吳。軍。進。攻。之。便。增。加。僱。師。兵。力。急。戰。馬。超。以。護。前。軍。之。糧。運。仍。令。能。將。率。數。萬。之。兵。越。桐。柏。以。擾。襄。陽。撓。其。根。本。而。令。文。遠。乘。隙。進。兵。以。荆。州。一。隅。之。力。當。二。強。敵。之。兵。但。假。以。歲。月。未。見。其。不。畏。難。而。退。也。操。喜。道。文。長。之。策。更。進。一。籌。江。南。之。使。即。煩。一。行。兵。貴。神。速。文。長。知。之。江。南。亦。未。嘗。不。知。之。也。陳。羣。拜。命。下。殿。即。行。

曹操顧程昱道：近時諸將，誰可遣者？程昱道：許仲康之子許儀，膂力亞於其父，嘗懷報仇之志；又典韋之子典滿，爲人材武，國家世臣，皆可使也。操聞言甚喜，立召二將入宮，獎以忠貞，二將頓首受命。授典滿爲車騎將軍，領冀州兵萬人；授許儀爲驍騎將軍，領幽州軍萬人，赴偃師縣，聽任城王調遣，會擊馬超，令賈詡持節監。



第三十四回 曹孟德許昌大會議 孫仲謀鄱陽小閱兵

護二將，順佐任城，先通洛陽運道，無令新安前敵軍心自潰。賈詡辭駕，同着二將赴偃師去了。

曹操以于禁得華陀神藥，續上兩耳，傷痕久愈。舊時將佐，惟禁尚可假以方面，卽召于禁入府。禁覲見已畢，操賜座令坐，禁謝坐。操道：將軍隨朕多年，備嘗艱苦，今荆雍事急，不能不借重將軍。願將軍無辭勞瘁！禁再拜道：臣受國厚恩，雖粉身碎骨，亦不敢辭。操授于禁爲前將軍，副將軍呂虔滿奮，持虎符發徐州兵二萬人，又禁舊部六千人，整軍息縣，仍越桐柏以窺襄陽，以掣南陽方城漢軍之肘；以曹休將後軍萬人應之，仍與葉縣張遼，相爲呼應，沿途地方官吏，並受節制，有玩視軍機，缺於供給者，准禁以便宜從事。



禁頓音受命自同三將即日就道。

曹操又命發敖倉穀五十萬斛，解赴偃師，令曹彰派重兵運赴新安，以安軍心。洛陽倉廩完足，尚無須過慮。又發御府黃金千斤，分犒各路將士銀一百萬，錢千萬，分賞各前敵軍士。前敵將士家屬，着地方官官給廩祿，官設郵驛，爲軍士傳遞家報。傷病者官爲醫治。軍士經此番鼓勵，自有一種感激效死的精神。發現這是曹操善將將善將兵的特別長處，雖處危殆之境，而措施尚覺裕如。雖以伏龍之才，關張馬黃之勇，頻年血戰，馳騁中原，仍不能大有發展也！操料理諸事已畢，仍回宮養病不提。

那駐守偃師的曹彰，奉到父王令旨，接見賈詡並典許二將，便



第三十四回 曹孟德許昌大會議 孫仲謀鄴陽小閱兵

與賈詡商議，卽令二將領兵，護住偃師西北要路，發運敖倉積粟，繞道赴新安，自己領兵與馬超接戰。糧運安然到了新安，司馬懿得了大宗接濟，安心久守，與洛陽互相聯絡。馬超孤軍橫互中間，便到覺得有些危險起來。

孔明在新安，聽得馬超招降了諸葛誕，連得三屯，橫斷偃洛交通，自是歡喜。又慮超軍孤寄，深懼曹兵夾攻，兼細作報稱，曹操連日增派重兵來偃師，運糧數十萬來新安，反攻之事，卽在目前。超屯軍三萬，少於曹兵數倍，乃飛檄長安，令監雍州牧事劉琰領新練雍州兵二萬人，星夜兼程，由藍田出武關，逕赴宜陽，渡洛入馬超軍中，聽馬超節度，以厚兵力。果然那長安太守諸葛均奉到元





帥將令吩咐劉琰，即日帶領大兵出發，猶恐兵力不敷，將韓遂續派來雍之騎兵萬人，騎將馬凱、韓雍稟知元帥調赴宜陽。孔明當然照准。

馬超正慮兵單，十日之間，增加騎兵一萬，步兵二萬，分紮各屯。又由長安運來軍糧器械，兵精糧足，養精蓄銳，預備與曹彰大戰。孔明接到馬超呈報，見布置十分妥帖，方始放心，令馬超飛報雲長，預防曹兵反攻。

雲長在南陽，因張遼守禦得宜，前方無甚發展，正欲還荊州面見漢中王，磋商進行辦法，得了馬超飛報，與徐元直看罷，元直道：曹操處處增兵，反攻之勢，已是顯然，方城前綫，軍力雄厚，可保無



第三十四回 曹孟德許昌大會議 孫仲謀鄱陽小閱兵

虞；惟慮渠仍襲當年之故智，仍窺襄陽，擾我根本耳！雲長道：元直所慮甚是，某家仍駐此間，以接應前方，元直可督關平，領兵八千，還益襄陽之戍，襄陽有事，便可任戰守之責，某家決不遙制；如需兵力，則荊州南陽之兵，皆可隨時調遣。徐庶領命，同關平帶領人馬，逕回襄陽防守不提。

却說陳羣奉了曹操命令，來到建業，見過孫權，道達魏王旨意。孫權道：孤被趙雲奪取江夏，夏口兩處重鎮，三敗孤兵，切齒之仇，如何不報！孤已命子明文嚮晝夜練兵，無非爲報仇起見，有煩大夫歸奏魏王，孤遣陸軍，進窺夏口，請魏王派兵從北道夾擊，庶易成功，孤得夏口，卽當助魏兵襲襄陽也。陳羣道：敬謝吳王協助之



意歸當轉奏魏皇，派兵聲援也！權大喜，設宴款待陳羣，細問河洛戰爭情形。陳羣一一告知，並魏皇預備反攻各項計畫。孫權道：魏皇真善將將，又善將兵矣！

陳羣辭別孫權，回轉許昌，奏知曹操。操令閻溫、杜則二將領馬步萬人，會合吳兵，進攻夏口，使人飛報孫權，以定會師之期。

孫權自送過陳羣，與衆文武商議興兵報仇。徐盛啓道：往歲致敗，皆由輕兵襲險，而軍敗績，後軍心搖。今曹兵三路反攻，河洛戰事十分吃緊，再窺襄陽，重兵持久，荆襄方面必致搖動。主公明日可自至鄱陽，閱兵，趙雲必增江夏夏口之防。然後子明督率水師進攻江夏，以誘趙雲，盛往發居巢馬隊，佐以步卒，會合曹



第三十四回 曹孟德許昌大會 孫仲謀鄱陽小閱兵

兵直攻夏口。此爲對江夏夏口方面之兵。再令交趾太守賀齊以重利啗西南昆明夷酋孟獲，令其盡起所部進攻牂牁永昌越雋。犍爲諸郡以搖劉備根本。此對益州方面之兵。再令蒼梧太守士燮率粵兵以侵零陵。零陵太守劉璋爲劉備奪取益州，嘗懷不滿。得一辯士說之，當不煩兵而下零陵。旣得順流東下，直取長沙巴陵江夏，皆聞風震動矣！再令番禺太守虞翻發南越之卒進攻桂陽，此爲對零陵桂陽之兵。劉備精兵良將盡在中原，若我五路同時進兵，一路得勝，皆足以搖彼前敵之軍心。我江夏夏口之兵，持重不戰，以老其師，而零桂之兵乘虛直入南夷之卒，震盪兩川。劉備統兵大將關羽諸葛亮馬超趙雲，四路分屯，戰地自夏口橫互。



宛。葉。以。抵。新。安。遙。遙。千。數。百。里。曹。兵。朝。夕。伺。便。近。方。謀。三。路。反。攻。我。又。益。以。五。路。之。兵。戰。地。展。至。西。川。零。桂。又。數。千。餘。里。縱。令。善。於。防。守。防。地。太。廣。必。有。一。虛。縱。令。工。於。應。戰。戰。區。太。遠。勢。必。有。所。不。及。前。有。勁。敵。後。有。反。顧。之。憂。諸。葛。亮。關。羽。雖。智。勇。足。備。亦。當。應。付。不。暇。矣！一。席。話。說。得。風。發。雲。起。滿。坐。皆。驚。呂。蒙。黃。蓋。程。普。張。昭。顧。雍。諸。人。同。聲。贊。成。

孫權細細思量，覺得徐盛所說理由充足，並非空談，皆可坐言起行，推案起道：江東興亡，在此一舉，孤意決矣！即令呂範前去交趾，全琮前去番禺，步騭前去蒼梧，携了金帛珠玉，乘着海船，即日浮海前往，尅定師期，同時並舉。又令黃蓋張昭顧雍保世子孫亮



第三十四回 曹孟德許昌大會議 孫仲謀鄱陽小閱兵

鎮守建業，令徐盛率領韓當周泰蔣欽朱然孫桓五將部領馬步全軍三萬五千人，由秣陵關進攻夏口。因張繡前已病死，所有馬隊，盡歸徐盛管領。

孫權自同呂蒙丁奉凌統杜襲孫韶赴鄱陽湖閱水師，四五日間，從建業到了鄱陽湖，所有水師將校，前來迎接。孫權到水師中軍座船坐定，呂蒙率領將士，以次參謁。孫權令諸將分坐兩旁，對衆言道：劉備梟雄，海內共悉，近年以來，西併益州，東收關隴，北定趙代，勢燄方張，不可嚮邇。河洛之間，曹兵累敗，洛陽新安，且夕不保，曹氏若敗，勢必及孤。孤因萬不得已，始出於用兵之一途，一來是時勢所趨，二來是實逼處此。子明文嚮諸將，力戰江漢之間，我



三吳壯士，肝腦塗地，言之慟心，此皆孤一人不德之所致！然事已至此，悔亦無及，大仇不可不報，危亡不可不防！諸將世篤忠貞，久同艱苦，諒能諒孤區區之心，爲孤效力於疆場之上也！滿坐將士，一口同聲，均願効忠吳侯。孫權見士心齊一，不勝喜悅，卽令都督呂蒙督飭諸將，領水軍五萬，直取江夏，孫權自駐九江，遙爲聲援。

江東五路出兵消息，沸沸揚揚，傳到荊州，玄德卽忙與趙雲馬良商議。馬良道：江東積恨於我，此次與曹操合兵來攻，其勢甚盛，以良觀之，益州有法孝直嚴顏呂凱諸人，足以禦賊，當可無慮。舍弟幼常在桂陽，蔣太守在長沙，上游當無何項危險發生，惟劉季玉在零陵，不無可憂耳！江夏方面，水陸轉輻，我兵足資戰守者，水



第三十四回 曹孟德許昌大會議 孫仲謀鄱陽小閱兵

陸無慮五萬人，呂蒙雖勇，亦無如我。惟夏口方面，係徐盛領兵前來，盛爲人足計多謀，深入敢戰，又聞曹操三路反攻，派于禁來襲襄陽，又派二將率兵萬人，會攻夏口。夏口地方頗爲吃緊，非子龍前去，殆難濟事。雲慨然道：夏口之事，雲願以身任之。

玄德道：季常可去江夏，指揮諸將，協同向寵，迎擊呂蒙。馬良領命，同趙雲夫婦一路前往。玄德再命費詩由陸路逕向長沙，知會蔣琬，協同馬謖，嚴防吳兵內犯，並留心伺察劉璋舉動，先事預備。費詩領命，倍道兼程，回到長沙，見過蔣琬，費詩宣過漢中王令旨。蔣琬道：前數日，得了幼常急足手書，說番馬蒼梧，俱有兵訊，幼常已調集屬地各兵，嚴守要隘，獨季玉尙無消息，已令舍弟蔣珪





領長沙子弟八千，合衡陽駐兵五千，從衡陽上至零陵界內，節節駐防；大夫此來甚好，卽請大夫代領長沙太守，琬當自赴零陵一行，協同幼常，防禦吳兵內犯。季玉能爲國效忠，當同舟共濟，若有二心，當翦除之，以靖地方。費詩允諾。兩個當時會銜呈報漢中王，郡事由費詩代理。

蔣琬由郡中再選精銳三千人，自領赴湘水上游，晝夜兼程，四五日間，過了衡陽，到得永昌，蔣珪接見蔣琬，問起上流事件，蔣珪道：頃據細作從零陵回來，報稱蒼梧太守士燮，領兵七千，掩至黃沙河；依劉季玉的意思，要憑城拒敵，其部下劉瓚諸人，慫恿投降江東，因此江東兵不血刃，得了零陵。弟因兵事吃緊，已將部下精



第三十四回 曹孟德許昌大會議 孫仲謀鄱陽小閱兵

銳進駐黃石嶺，離零陵五十里。吾兄一來，大事定矣！

蔣琬聽得零陵雖然失守，尙得黃石嶺要隘，急令蔣珪領三千人，沿湘水西上，逕出黃沙河，合本地民兵，截擊吳兵。後路蔣珪領令，卽刻起程。蔣琬檄令衡陽守將陳南從守兵萬人內，選出三千人，星夜就道，接應蔣珪。

蔣琬分撥既定，自領部兵來到黃石嶺，偏將吳郁張盛迎接入營。蔣琬入營坐定，問二將吳兵消息。吳郁道：「據零陵逃難人民到此說道，士變得了零陵，卽將劉璋一千人等，送往蒼梧，縱釋獄囚，編爲前隊，約有五百餘人；勒索城中殷實戶口銀穀，現已遍及四鄉，零陵境內，雞犬不甯，以我兵阻住黃石嶺，不得前進，意欲順流。」



東下以窺衡耒，惟沿湘船戶，聞零陵被兵，俱已遠颺。江東兵士，大索船隻，亦無從得耳！蔣琬聽罷，甚喜。正是：

瀟湘夜雨，是神號鬼哭之鄉。吳楚秋風，亦世亂時危之候。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異史氏曰：先主遣營七百，包原隰險阻而屯兵，曹丕坐受吳降，策其必敗者，許昌之高會也。今先主奄有四州，諸葛關羽馬超環進之兵，甯止原隰險阻，地包七百，而曹操急望吳援，無策致勝者，亦許昌之高會也。一世之雄，真令人有起歌而今安在之概！不得已，許儀典滿之外，又假方面於久失兩耳，會嘆臨危，不如龐德之于禁，奈何而不蹈水淹七軍之厄，重演喪城失機之虞乎？如此兩案，並翻未免太刻薄太酷毒矣。則丕於操死後，令禁董治陵寢，故使階壁間粉墨，乞命樊城之圖畫，羞憤氣死，豈非不肖之子所爲也哉！豈非不肖之子所爲也哉！嘻嘻。

寫曹操聯吳，寫魏伺襄樊後路根本，寫謀臣策士計算，寫雲長士元商議，只是一

第三十四回 曹孟德許昌大會議 孫仲謀鄱陽小閱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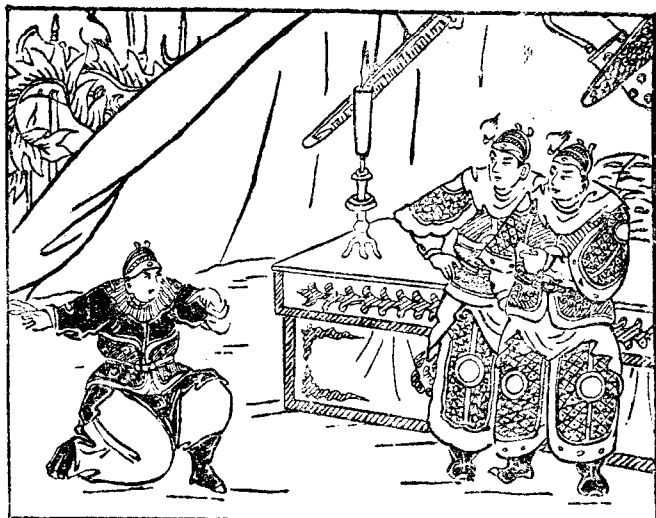


第三十四回 曹孟德許昌大會議 孫仲謀鄱陽小閱兵

條道路，不出仍襲故智；待吳師進長江，越桐柏，擾襄陽，一再重複寫來，以見荆襄重地，固與不固，卽爲漢魏興亡關鍵。亦只如此一寫，便明曹操此時，更已一籌莫展也。既另無妙計可言，仍是大炒現飯，則又並雞肋滋味，亦求不得，其束手苦况，直已通體描透，其妙真不可言傳。若謂作者不知寫一奇謀，是爲犯筆，不知此正奇筆，其奇在犯非犯，不奇而非奇，不犯者也。惟不耐讀人始見其犯而已，卒亦何犯之有。

孫權三敗，况念唇亡，危難逼人，此其勢在出兵，有不待操之求救者也。但借陳羣歸覲數語寫來，則仍是遺書曹操，求夾攻雲長，囑勿漏洩之孫權耳。三次翻來，將荊州一案，無一字不翻得乾乾淨淨。猊亭之吳，曾經三敗，此亦以三敗寫之，則不爲未滅明矣。若五路與師，尙以聯吳，此亦以諸葛安居平之，則更爲蔽罪於吳，又明矣。已辱而已，任之，其辱應爾，人罪而歸於己，則與魏運和共傾漢室之罪，不枉而彰，其意若曰：權猶不也，臣於操，卽子於操者也。是以誅丕者，誅權，正合春秋趙盾弑君之戒，而鄱陽小閱，卽出不越境之誅。

第三十五回  
狼桂陽虞翻夜撤師  
收零陵蔡琰宵臨敵





第三十五回 犯桂陽虞翻夜撤師 收零陵蔣琬宵臨敵

## 反三國志

### 第三十五回

犯桂陽虞翻夜撤師 收零陵蔣琬宵臨敵

却說孫權遣使浮海至番禺，令番禺太守虞翻出兵攻取桂陽。那虞翻乃是會稽餘姚人氏，少有膽氣，長善用矛，走及奔馬，日能步行二百里，好學深思，潛通易理，孫策兄弟甚相倚重。因孫權晉號吳王，大宴羣臣，翻飲醉失儀，權怒欲殺翻。司農劉基抱權苦諫，以嶺南瘴癘，謫翻爲番禺太守，欲以困之。翻安輯吏士，懷柔蠻夷，



兩三年間，政聲大著。

此番虞翻奉到孫權命令，出兵攻取桂陽，一面徵集兵士，一面送過吳王使者，自己沐浴盥洗，在後堂焚香下拜，虔卜一卦，得師之六爻，其繫詞云：

茗。茗。桂。陽。良。驥。所。藏。金。刀。復。盛。備。始。王。還。珠。合。浦。及。爾。疆。出。師。犯。順。逆。天。亡。弟。子。輿。尸。反。炎。方。動。者。不。吉。靜。小。康。

虞翻取繫詞，反復觀覽，恍然大悟：第一句茗茗桂陽，言甚遠而難襲也；第二句良驥所藏，守桂陽者係馬謖，有謀能斷，在任數年，威惠流行，不易得而勝也；第三句金刀復盛，備始王，炎劉之讖，爲卯金刀，立德名備，始爲漢中王也；第四句還珠合浦及爾疆，劉氏



第三十五回 犯桂陽虞翻夜撤師 收零陵蔣琬宵臨敵

中興，則南粵亦當爲其所有也；第五句第六句出師犯順逆天亡，弟子輿尸反炎方，明言孟浪出兵，必無幸全也。翻且誦且思，不勝嗟歎。但吳王之命，又不可違，因選粵兵八千人，令四子虞汜，五子虞忠，六子虞聳，七子虞曷，各將二千人，而以汜總其成，越萌渚嶺，進窺桂陽。

虞翻四子，選兵已就，卽日起行，入府見父，翻諭之道：漢祚會當中興，桂陽險輿之區，馬謖多謀能戰，我兵千里襲人，彼以逸待勞，據險徼我，我軍必不能幸免；汝輩須多遣細作，驛入桂陽邊境，若桂陽境上烽燧修明，軍民震懼，汝輩便可長驅直入，與之一戰，戰而幸勝，可取桂陽。若桂陽境上，都無設備，人不知兵，可屯兵境上。





遙。作。攻。取。之。勢。不。許。深。入。自。蹈。危。亡。馬。謖。才。識。明。敏。寧。不。備。邊。示。我。無。備。者。乃。誘。我。也。俟。我。深。入。據。險。以。要。我。軍。雖。勇。必。不。敵。矣。又。我。如。不。進。彼。誘。蠻。峒。諸。夷。起。而。夾。擊。汝。輩。如。有。風。聞。便。可。乘。夜。撤。兵。不。必。與。之。爭。旦。夕。之。命。也。兵。凶。戰。危。慎。之。慎。之。四。子。領。命。再。拜。辭。別。率。兵。進。發。

那桂陽太守馬謖，探知虞翻派兵犯境，自己暗暗準備城守，却更不張皇，令偏將糜威向充，各領兵三千，先據都龐萌渚諸要隘，若吳兵到來，可匿兵山中，讓其深入，某家引兵遏其前，二將據險要其後，吳兵必無一生還矣。二將領命，從郴縣領兵出發，真弄得桂陽人不知兵，那糜威乃是糜竺之子，弓馬嫻熟，武藝高強，向充



第三十五回 犯桂陽虞翻夜撤師 收零陵蔣琬宵臨敵

是向寵之弟，力舉千鈞，勇過於兄。馬謖差了三將去後，一面飛報蔣琬知曉，言桂陽決無妨碍。若前軍得勝，當移兵來助也。蔣琬得信，自是歡喜，省却一處擔心。

那虞汜兄弟四人，領兵來到境上，真個多派細作，來桂陽偵探。却見桂陽人民，熙熙攘攘，往肩挑負販，相屬於道。間有三數軍士，入市買物，異常甯靜，都無動作。桂陽城裏，太守方率僚屬游賞龍潭荷池，飲酒賦詩，行所無事。細作探得確實，回報虞汜。虞汜顧三弟道：「吾父真神人也！即令火速撤兵，回轉番禺。」

虞裒諫道：「全師以出，惟敵是求。今桂陽無備，天賜我也。天與不取，必受其咎！」太守自出蒼梧，兵不血刃，得了零陵。我兄弟未見



敵兵遽行反旆，吳王知之，必加罪責，不如疾進，襲取桂陽，因敵城而收敵糧，進可以戰，退可以守，卽有疎虞，昔項籍以八千子弟，橫行天下，我有衆如項籍，雖不能橫行天下，甯不可以一戰乎？

虞汜道：七弟之言，不爲無見，但父親臨行時，曾言馬謖有謀能戰，無事之時，尙知謹守邊境，豈有事之秋，反漫無防禦，誘敵之計，已覺顯然！且此去桂陽，山嶺重疊，彼藏兵山谷，我不能知，我一意前驅，彼乘其後，截我歸路，士心一亂，又何能戰？全師而反，爲罪亦輕，比於敗軍，不猶勝乎？士太守所遇者爲劉璋耳！若遇馬謖，亦但有徘徊河上耳！聞蔣琬近據黃石嶺，士太守旣不能進，彼若以一軍扼其歸路，將欲退而不能矣！進退不能，不敗何待！七弟請加三



第三十五回 犯桂陽虞翻夜撤師 收零陵蔣琬宵臨敵

思也。

虞曷道：四兄所言雖甚明透，但以弟觀之，馬謖決非神人，預知我兵之來，而設伏於某處以待，我兄太多疑，故爲謾虛張聲勢也！虞汜道：七弟不要堅執已見，可多派精細兵卒，扮作鄉民，深入山中，嚴密搜索，若有伏兵，卽拔隊速歸，若無兵，則整隊前進，七弟以爲如何？三人一齊贊成。虞汜立時選派精細軍士三十餘人，分道入山，期以三日回報，軍士分頭入山去了。

虞汜兄弟，頓兵等候，一連三日，不見一人回來，到了傍晚，方才走回一人，氣急聲嘶，虞汜知有變異，連忙問他如何情形？那軍士答道：入山四十餘里，不知多少漢兵，同伴盡爲所執，我伏在草間，



蛇行匍匐，逃出虎口，特來回報。虞汜顧虞曷道：七弟如何！幸我兵尚未入險，如長驅深入，此刻已俱爲俘虜矣！三帥俘于二陵，成安敗於泝水，前車之鑒，不可猶疑。虞曷俯首無辭。虞汜一聲令下，反旆南還，不消一夜，已經退盡。

那糜威向充，久候山中，尙未見吳兵過去，心中納罕起來，急派細作前去打探，據路人傳語，吳兵已於二日前，完全退盡。二將派人隨後跟探，悉如所言，只得領軍回見馬謖，報知吳兵撤退情形。馬謖驚道：虞翻善易，必有先見，故得全軍而反也！糜將軍可領部兵，出防都龐，向將軍可領部兵，由郴州逕出零陵，後路截擊。士燮歸兵，協助蔣太守，收復零陵，向充領命火速前去。馬謖自將一



第三十五回 犯桂陽虞翻夜撤師 收零陵蔣琬宵臨敵

切情形，呈報漢中王不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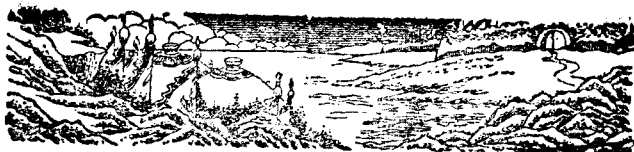
且說蔣琬來到黃石嶺，吩咐蔣珪領兵三千，沿湘直上，出黃沙河，截擊吳軍後路；自己整頓全軍萬人，由黃石嶺逕下來攻零陵。暗中先派細作，赴零陵城廂內外，運動舊有防軍，令其伺隙反正，攻擊吳軍。

那士燮輕騎長驅，不費一兵之力，輕輕巧巧，得了零陵，意欲乘隙進取衡陽，只以孤軍深入，懼無後援，恐被漢軍襲擊，躊躇再四，飛檄蒼梧桂林二郡，再發精兵萬人，前來零陵，以便深入。自己在零陵，搜括商富，攫取金錢，招納叛亡，整頓城守，擄集上江商民船隻，配置水兵，以便順流東下，直取衡陽。



士燮佈置粗定，忽聽探子報道：長沙太守蔣琬，親領大兵前來，離城不過三四十里。士燮聽了，將原來兵隊留三千人守城，自領四千人，合新兵五千，敢死隊五百，出城迎敵。剛到接龍橋，漢兵前鋒已到，兩員將官，一個是永昌周翼，一個是蠻鄉黃英，都是蔣琬在長沙招集精銳，就中甄拔的人才。士燮便在橋南紮下大營，憑橋拒守。二將見吳兵守住長橋，忙來報知蔣琬。

蔣琬原是零陵人氏，深知地勢，熟悉情形，見吳兵憑橋拒守，阻住前軍，自騎駿馬在橋北巡視一周，回轉營中，喚二將道：吳兵遠來，利在速戰，前軍新兵，多係亡命之徒，今晚必過橋前來劫營！將軍可領兵二千，從上游十里，越過龍溪，繞山僻小道，今夜三更



第三十五回 犯桂陽虞翻夜撤師 收零陵蔣琬宵臨敵

逕襲吳軍左營；黃將軍領兵二千，從下游十里，超過龍溪，繞山僻小道，今夜三更，逕襲吳軍右營；吳兵若敗，乘勢追趕，不得有誤。二將領兵暗從山後去了。蔣琬吩咐軍士於營內掘下陷坑，長約半里，到了二更，全軍拔隊移入山中，留下空營。

果然士燮聽了新兵統將曹容吳銳的條陳，乘夜劫營。士燮老成持重，吩咐二將領兵前去，自己留守大營，以觀風色。兩員吳將督着敢死隊並部卒五千人，到了三更時分，一聲暗號，過了接龍橋，直向蔣琬大營殺來。看到了營門，只見營中燈火俱無，一無動靜。二將貪功心急，砍開營門，一聲吶喊，兵士如怒潮駭浪，當先殺入營中。五百敢死隊，奮勇先入，盡墜坑中。後軍銳進，層積而上。





二將見是空營，知道中計，急揮部兵退出，那坑中早已填得八成滿了，只聽得一聲鼓響，火把齊明，漢兵從山左右兩翼橫捲而出，萬弩齊發，吳兵大亂，退後不迭，目相踐踏，漢兵又乘勢追來。

士燮在大營中望見二將敗退，漢兵追過接龍橋來，急忙提兵前來接應，剛出營門，星光底下，只見山左側轉出一彪人馬，直向右營殺來；正待回兵來救，山右側又轉出一彪人馬，直向左營殺來，強弓勁弩，勇不可當，殺入營中，四處放火。士燮見不是事，領了部兵，回轉身來，棄了營寨，殺條血路便走，吳兵二將隨後奔逃。周翼覷定曹容，鏃的一箭，射下坡來，亂軍踐踏，成了肉醬。吳銳舍命狂奔，趕上士燮，一路敗走，漢兵那裏肯捨，沿途追殺，趕到零陵，士



第三十五回 犯桂陽虞翻夜撤師 敗零陵蔣琬宵臨敵

變收兵入城，閉城固守，靜候蒼梧援兵到來，再來血戰。

蔣琬追到零陵，吩咐倚城下寨，逐日攻打。士燮守禦得法，兩相支持，遲了數日，不見救兵到來，心中甚是疑惑。只見前時留在黃沙河的軍士，逃回零陵，見過太守，言漢兵已佔住黃沙河，援兵不能前進。士燮見事不諧，孤城難守，又不能飛渡瀟水，與援兵合勢，決計從東門出道縣，越九疑，還蒼梧，便暗暗傳下號令，到了二更時候，率領全隊六千餘人，開了東門，棄城而走。

蔣琬知道士燮一定不能久守，非走不行，朝夕提防。聽見吳兵夜走，即令周黃二將領兵五千，星夜馳追，吳兵還鬪，我可引還。吳兵前走，仍去追趕，務令彼欲走不能，欲留不敢，欲鬪無從。二將領




兵火速去了。蔣琦領兵入城，搜索殘部，安撫居民，以郡人羅舍，權攝太守，督行善後事宜，一面遣人飛報荊州，以固前敵軍心。

那士燮領兵逃走，歸心如箭，聽見後有追兵，曉諭將士道：我兵深入重地，當於死中求生，非敢追兵，殆無生路！將士領令，嚴陣以待。二將趕到，見吳兵有備，收兵疾退。士燮見追兵已退，緩緩前行，行不到十餘里，後面追兵又到，士燮揮兵迎戰，追兵又退回去。如此往復，士燮兵不得息，求戰不得，一步一步的捱到了九嶷山脚下，只見前面漢兵旌旗招展，一枝漢兵攔住去路，向充一馬當先，大叫道：士燮休走！

士燮大怒，縱馬提刀，上前迎敵向充，却見背後周翼黃英，兩匹

第三十五回 犯桂陽虞翻夜撤師 收零陵蔣琬宵臨敵



馬兩口刀，又從後殺入。吳銳挺鎗迎戰，三馬相交，戰不到十合，被黃英一刀，砍於馬下。兩個衝破吳軍，直取士燮。士燮丟開向充，殺條血路，舍命奔逃。三將並馬上前追趕。士燮人困馬乏，拔出佩劍，自刎而亡。吳兵死傷過半，餘者盡降。二將留兵鎮撫地方，向充在此安營。周黃二將回去報功。蔣琬得報大喜，令二將將士燮尸首，送赴黃沙河，會同蔣珪，迎擊蒼梧援兵。二將火速起程，來到黃沙河，見過蔣珪，即令人將士燮尸首，送往吳軍，以亂軍心。吳軍見了士燮尸首，果然心怯，援兵將領火速退走。三將渡河，乘勢追趕，得了吳軍多少糧食器械，飛報零陵。蔣琬令蔣珪即駐黃沙河，周翼還駐零陵，黃英駐道縣，聯絡聲勢，以固西防。安置定



了，蔣琬自率兵三千，由水道逕還長沙，費詩迎接入府，交割印綬。蔣琬將一路詳細情形，詳稟漢中王，仍由費詩轉達。正是：

九疑雲破，蒼梧鬼哭之時！七澤波平，青草神遊之境！欲知後事如何，日聽下回分解。

異史氏曰：先主征吳之日，讎人盡得，惟馬良諫請班師，及陸遜出師，先主輕敵，亦惟馬良以不亞周郎，不可輕敵，諫比至移營林木，琴諛妙算，又惟良力請以四十八道圖本，問於丞相，玄德驕忿，悻悻不可名狀，未克盡從其言，自取覆敗，是季常善輔先主，能料敵情，誠白眉稱最者也。本書置之荊州，卽爲今日輔備之地，出之前敵，江夏已安若泰山，而不意早於第二回中，置蔣琬爲長沙太守者，亦正爲今日分拒吳兵之計；則相隔三十餘回，首尾皆動，無一廢筆。作者文章，如其兵法，誠亦一常山蛇也。譎虞翻於嶺南，乃如此用史，寫易爻詞，古樸入真，殆一能無所不能，而實借以寫譎，更覺變幻。

第三十五回 犯桂陽虞翻夜撤師 收零陵蔣琬宵臨敵



第三十五回 犯桂陽虞翻夜撤師 收零陵蔣琬宵臨敵

甚奇，竟一妙無所不妙矣。

諸葛揮淚斬譏，以街亭空城計等，傳之戲劇，至世俗無人不知，而言過其實，終難大用一語，乃幾成爲馬謖蓋棺定案，殊不知七縱平蠻，攻心爲上，其策實定於幼常，則演義雖傳之，而人寡許之，甚矣人之好謗也。作者論古衡平，不屈一人之半智，於是而有此回，以特寫馬謖。虞汜不入，何異攻心，大計平蠻，何異安邊有策，知人善任，不圖於筆底見之。又帶寫糜竺向充，不使有一人置於閑散，真不意街亭一案，却在此處如此翻之。

士變孤軍深入，懼無後援而不進，是知兵矣。而據有零陵，先以搜括富商，攫取金錢爲急務，則又安得爲能軍也。此等軍隊，直是作者爲其時軍閥寫照。故吾每謂本書滑稽處，亦史筆也。擄掠爲生，形同流寇，焉能與人稍持而不敗，矧所遇復爲蔣琬之軍乎。作者湘人於桑梓歷年兵爭，痛心疾首，出於筆底，其山川道路自然如在目前，而勝負形容，却不知爲何人鑄鼎。

第三十六回 大涼山孟獲攝疑兵 三連海呂凱擒蠻帥





第三十六回 大涼山孟獲懾疑兵 三連海呂凱擒蠻帥

## 反三國志

### 第三十六回

大涼山孟獲懾疑兵 三連海呂凱擒蠻帥

却說呂範奉了孫權命令，浮海來到交趾；交趾太守賀齊，接過吳王令旨，就郡內派遣能言舌辯通曉夷情的通事，同着時常往來昆明的商人，梯山航海，來到昆明，見過孟獲大王。那孟獲得了多少金珠寶貝，受了許多巴結奉承，本來是蠢如鹿豕的東西，但給他一些可口的食物教他走南，他決不會北走的，當時一口答





應吳使，請使者先行回去。孟獲送過吳使，隨後召集大小蠻酋，糾合羣衆四五萬人，浩浩蕩蕩，直向越雋殺來。

越雋太守呂凱，字季平，永昌不韋縣人氏，少有才略，熟悉夷情，對於邊事，尤爲曉暢。出仕郡五官掾功曹。孔明在成都時，凱上計來府，孔明與談西南夷事，凱縱橫陳說，畫地成圖，瞭如指掌。孔明驚異，啓知玄德，以凱爲越雋太守，與以蜀兵八千，并牛羊金鐵絲絮穀麥籽種皆具，分給二萬人衣甲兵械，令兼護牂牁犍爲永昌四郡諸軍事，屯田邊境，以防南夷。

呂凱奉檄到官，選擇令丞，嚴飭鄉約，召募丁壯，屯耕邊地，農隙講武，以時訓練。在任七年，威惠流行，四郡甯謐，得選兵三萬人騎。



第三十六回 大涼山孟獲僞疑兵 三連海呂凱擒蠻帥

五。千。匹。貯。粟。數。百。萬。斛。又。時。常。派。遣。商。人。至。西。南。諸。夷。探。聽。夷。酋。舉。動。此。番。孫。權。使。者。到。了。昆。明。呂。凱。已。得。了。急。報。呂。凱。知。道。孟。獲。必。然。爲。利。所。動。勢。將。大。舉。而。來。先。派。精。兵。二。萬。拒。守。大。涼。山。冕。山。各。要。隘。夷。兵。若。至。銳。氣。正。盛。堅。守。勿。戰。以。老。其。師。憑。山。築。壘。安。排。藥。弩。毒。矢。滾。木。擂。石。靜。候。夷。兵。來。臨。一。面。馳。驛。成。都。啓。知。世。子。

孟獲領兵從若水下來，到了三連海，見大涼山冕山一帶，盡是漢兵旗幟，不知多少。他歷來夜郎自大慣了，帶了三五萬人馬，就目空一切，旁若無人；誰知到了漢地，遍山遍嶺，都是漢兵，從三連海到西甯河，八九百里，至少也有二十萬兵，方殷駐紮，這一下子，可把他嚇慌了。然而畢竟是蠻子野心，不管如何，來到冕山脚下，



安營下寨。所有各山口要道，盡被漢兵堵塞，都有重兵駐守，任彼一些蠻牛，在山下號咷叫喚，只是不理。待要上山，滾木擂石齊下，不怕你粗皮賤骨，也弄得有死無生，把個孟獲鬧得無計奈何，祇得在山下屯住，等候漢兵或者出戰，以求一逞。

呂凱使者，到了成都，世子劉禪，聽得南夷內犯，急請法正入府商議。法正入府，見過世子，世子將呂凱文書，遞與法正觀看。法正接過，觀看已畢，說道：「臣啓世子，孔明在成都之日，卽預防西南夷內犯，是以啓奏主公，授呂凱爲越雋太守，兼護四郡軍事，卽係爲禦夷起見。迭據呂凱呈報，越雋有精兵三萬騎五千匹，粟支十年，器械充足，孟獲四五萬人，呂凱已足辦之，不過稍遲歲月耳！」



第三十六回 大涼山孟獲懼疑兵 三連海呂凱擒蠻帥

世子道：前方軍事正殷，川中又生後患，若不急速殄除，恐搖前敵軍心，似宜增派援兵，早日盪平爲妥。法正道：世子之言，甚爲周至。世子道：但不知何將可遣？法正道：川中上將，僅一嚴顏，現駐關中，亦關緊要，其餘諸將，不如不遣，臣舉一人，可以前去，非世子自去請求，恐不能往。世子忙問何人？法正道：卽孔明正室黃夫人。世子道：黃夫人乃是女流，未聞更有將略！

法正道：此事言之甚長，昔正聞自子龍，子龍得之主公，主公得之水鏡，言孔明年少之時，擇婦甚苛，苦不得當，偶因游學，憩宿黃承彥家，承彥外出未歸，家中僅有一女及婢，呼婢淪茗供客，自己入房治具，頃刻之間，水陸肴饌，案上皆滿。孔明素知承彥家非素



豐。又。無。男。丁。市。買。何。從。得。此。盛。饌。心。知。有。異。詐。醉。留。宿。夜。半。聞。隔。院。有。牛。馬。行。走。之。聲。孔。明。從。隙。中。窺。伺。見。黃。夫。人。從。戶。中。推。出。木。牛。流。馬。芻。靈。奴。婢。耕。織。運。載。略。計。日。用。所。需。已。足。卽。便。收。拾。孔。明。一。見。大。爲。驚。異。次。日。回。去。卽。托。水。鏡。先。生。爲。媒。求。娶。黃。夫。人。孔。明。素。負。盛。名。黃。家。自。然。應。允。因。此。上。兩。家。聯。成。姻。好。當。時。有。兩。句。口。號。說。道。孔。明。擇。婦。反。得。醜。女。

世子道：原來如此！舍妹于歸，我也曾見過黃夫人，端莊貞一，何能謂醜？法正道：這就是黃夫人智慮過人處！當時黃巾倡亂，海內騷然，民間婦女有姿色者，鮮不爲賊所掠，黃夫人自毀其容，見者皆望而却步，後來嫁與孔明，隣人見了，新婦鮮不訝爲天人，此種



第三十六回 大涼山孟獲僞疑兵 三連海呂凱擒蠻帥

口號也就漸漸消滅了！正聞蠻人信鬼多疑，黃夫人深知奇門遁甲之術，若得其前去，賢於十萬雄師矣！

世子大喜，留法正在府，自己帶領宮衛，乘馬來到孔明府中，見過黃夫人，諸葛瞻媳婦也來見過哥哥，大家坐下。黃夫人問道：世子光降寒舍，所爲何事？世子答道：因東吳吳峻使南蠻孟獲入犯越雋，聲勢甚大，姪兒欲煩叔母前去一救。黃夫人笑道：世子必係聞孝直之言，故而來此？世子不敢隱瞞，答道：正是。黃夫人道：孝直負輔主之重任，節制兩川區區夷人，乃不能制，欲煩老婦耶？世子道：孝直已派兵去救，言不如叔母去之爲妥善耳！

黃夫人道：同爲國事，豈敢憚勞，請世子先歸，告知孝直，不必更



派他兵，徒爲滋擾。且晚間，妾身當自去。越雋也。請世子在此作一書與呂凱，言妾且晚卽來，固守勿戰，以防他變。世子遵命，卽就案作書，交付黃夫人，拜辭出府，回到府中，告知法正，兩個自是歡喜。當下却把諸葛瞻的妻子錦城公主悶住了，聽哥哥說南蠻造反，要婆婆前去，婆婆公然答應前去，心中不覺暗暗納罕。她平常在家中，見婆婆貞靜寡言，持重勤儉，並無意外舉動。前時見公來書，要地雷火炮，婆婆從倉庫中件件檢出，是遺存之物，不足爲奇。今天見婆婆要去征蠻，又叫哥哥另派兵，難道婆婆赤手空拳去打孟獲不成？也不作聲，且暗暗留心觀看。

當晚公主送過婆婆，回到上房，自己却抽身來到侍女房中，吩



第三十六回 大涼山孟獲僞疑兵 三連海呂凱擒蠻帥

咐侍女不許聲張。公主娘娘開口，誰敢說話。候到一更時分，只聽得婆婆房中箱環一響，連忙附近窗櫺偷看，只見婆婆從箱中拿出一個紙鳶，將哥哥書信纏在鳶脚，婆婆口中念念有詞，紙鳶呼哨一聲，成了真鳶，從窗櫺外飛出去了。把錦城嚇了一大跳，移身出來，到婆婆門口，侍女稟知黃夫人，黃夫人教他進來。錦城公主向前請了晚安。黃夫人問道：媳婦夜深來此何事？錦城道：婆婆幾時去越雋？媳婦好吩咐預備車馬。黃夫人道：老身今晚三更起程，並不用什麼車馬。媳婦在家好生檢點。

錦城公主聽了，越發希罕，釘着婆婆，要同去。越雋見識見識，任黃夫人如何解說，都不依從。黃夫人只有一個兒子，一個媳婦，又





兼是甘夫人的女兒，在荊州時節，甘夫人臨危，將女兒囑托黃夫人，在病榻旁許下姻事。漢中王非常疼愛，她在婆婆面前，又很是孝順。黃夫人中年心慈，磨不過媳婦，只得答應，叫她回到自己房中，沐浴更衣等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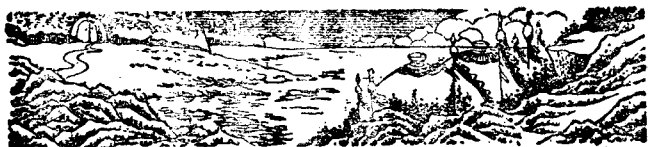
錦城公主得了許可，歡歡喜喜回房沐浴更衣，轉身來到上房，只見婆婆星冠霞帔，絲絲雲履，佩着七星寶劍，天井中放着一輛四輪八角青油簾幙的繪雲雷車，一無車夫，二無馬匹，心中驚訝，不敢發言。只見婆婆將她一提，輕如一葉，提到車上，坐在裏面，婆婆却坐在前面，將寶劍一揮，平地風雲，將車騰在空中，只覺四面雷聲隱隱，電掣風馳，把個錦城又怕又樂，心中思想將來回家時，



第三十六回 大凉山孟獲懼疑兵 三連海呂凱擒蠻帥

要。跟。婆。婆。借。這。輛。車。去。到。宜。陽。看。看。丈。夫。正。在。胡。思。亂。想。只。見。車。子。漸。漸。沉。了。下。來。黃。夫。人。喝。道。媳。婦。速。歛。私。心。不。要。誤。了。大。事。錦。城。羞。得。急。忙。收。住。了。心。那。車。又。蓬。蓬。勃。勃。的。騰。上。去。了。

且。說。呂。凱。在。越。雋。徹。夜。無。眠。隄。防。孟。獲。二。更。時。分。忽。然。從。窗。中。飛。進。一。鳥。伏。在。案。上。呂。凱。吃。了。一。驚。拿。住。一。看。原。來。是。個。紙。鳶。腳。下。纏。封。書。信。急。忙。拆。開。一。看。却。是。漢。中。王。世。子。手。書。略。言。兵。事。文。書。已。經。到。達。敬。請。諸。葛。夫。人。前。來。越。雋。且。晚。卽。到。可。備。靜。室。二。間。小。心。侍。奉。聽。候。指。揮。云。云。呂。凱。接。書。心。中。詫。異。軍。情。大。事。爲。何。派。遣。諸。葛。夫。人。前。來。這。個。紙。鳶。又。來。得。奇。怪。莫。非。諸。葛。夫。人。真。有。些。玄。門。道。術。不。成。隨。命。左。右。人。等。速。行。打。掃。靜。室。守。候。



到了五更時分，呂凱祇聽得半天雷聲隱隱，心知有異，急出中庭，只見憑空一輛雷車，車上端坐一位道粧打扮的夫人。呂凱料到是黃夫人，上前躬身施禮道：來者莫非諸葛夫人？黃夫人答道：是也，足下是呂太守麼？呂凱躬身答道：下官正是呂凱。黃夫人下得車來，將錦城扶出車中，隨將衣袖一拂，那車便飛入空中去了。呂凱暗暗喝采，陪着黃夫人婆媳到了靜室。黃夫人坐下，呂凱上前參見。黃夫人道：太守休要多禮。呂凱問黃夫人道：此位何人？黃夫人道：此乃妾身兒媳錦城公主。呂凱聽是公主，向前參拜。錦城道：太守爲國勤勞，不須過謙禮數。呂凱謝了。

黃夫人道：太守權時且退，今日巳刻，妾身當同太守前去大涼。



第三十六回 大涼山孟獲疑兵 三連海呂凱擒蠻帥

山，視察蠻兵，再作區處，吩咐帳下士卒，不要聲張。呂凱躬身稟道：「謹遵台命，一面退出靜室，令自己夫人同着侍女，前來伺候，送茶送水，十分殷勤。」黃夫人改換命婦服裝，威儀弈弈，呂凱夫人不敢仰視。黃夫人深加慰藉，呂夫人方敢側視，只見黃夫人不過三十七八年紀，蛾眉鳳眼，皓齒朱唇，溫厚之中，帶了三分剛氣；又見錦城公主，不過十六七歲，生得閉月羞花，沉魚落雁，暗暗思想：「這樣風吹得倒的美人，特地來此收拾南夷，那裏有這樣一回事兒？」黃夫人吩咐呂夫人同侍女們退下，以便婆媳們休息。呂夫人領令退下。

錦城公主暗問婆婆：「道成，都到此，多少路程？」黃夫人道：「不過二



千。餘。里。錦。城。嚇。得。舌。頭。都。縮。不。進。去。婆。媳。休。息。數。時，略。略。進。些。點。心，到。了。已。時，呂。凱。前。來。請。示，上。大。涼。山，用。涼。轎。還。用。川。馬。黃。夫。人。道：就。用。川。馬。罷！

呂。凱。早。已。預。備。下。兩。匹。良。善。的。秦。川。小。馬，黃。夫。人。婆。媳。攀。鞍。上。馬，呂。凱。騎。馬。在。前。引。導，一。路。行。程，快。到。大。涼。山，一。步。一。步。上。到。山。來。到。了。山。最。高。處，上。有。營。帳，呂。凱。下。馬。請。夫。人。婆。媳。入。內。休。息，大。小。將。士，紛。紛。前。來。參。見。黃。夫。人。獎。慰。一。番，略。為。歇。息，立。在。營。門，看。見。山。下。蠻。兵，喧。譁。號。叫，豕。突。狼。奔，黃。夫。人。一。見，不。覺。好。笑。呂。凱。一。用。手。指。與。黃。夫。人。觀。看，何。處。是。三。連。海，何。處。是。冕。山，何。處。是。蠻。兵。來。路，何。處。是。蠻。兵。屯。糧。所。在。



第三十六回 大涼山孟獲懾疑兵 三連海呂凱擒蠻帥

黃夫人當時記在心裏，回到帳中，呂凱將符節印綬呈上，請夫人發令。黃夫人道：「太守國家重臣，元帥向所識拔，妾身來此，係世子相請，來助太守。太守不要多心，有所計劃，請太守照辦可也！」呂凱遵令。黃夫人吩咐選精壯軍士二千五百人，赤膊上身，各按五方顏色，通身綵繪，披頭散髮，前來聽令。呂凱傳令去訖。黃夫人又命取五方旂五百面，選最大者五面，由夫人捺上符印，令五偏將持着，各領五百人，竟掠賊營而過，賊兵若出，緩緩退去，任他追趕，不必回顧。彼若回營，汝輩仍返，三入三出，彼輩決不敢留此矣！偏將領令，各自前去預備。

黃夫人再請呂凱道：「太守！你可領精兵一萬，埋伏三連海旁，聽



得山上雷聲，出營截殺；又令王伉引兵五千，俟蠻軍拔隊起行，卽從後掠取輜重。二將領兵自去，黃夫人自與錦城，在山上觀看。且說孟獲屯兵月餘，銳氣已盡，正在遲疑，只見山上出來五彪人馬，奇形怪狀，醜惡不堪！孟獲也不管是人是鬼，傾營出戰，只見漢兵近在眼前，却追趕不上，吩咐蠻兵放箭，那箭都不着身，紛紛落地；又見大旂一動，飛沙走石，鬼神嚎，蠻兵嚇得膽戰心驚，退後不迭。漢兵追入蠻營，東入西出，如入無人之境。蠻兵近不得身，頃刻之間，天上愁雲黯黯，慘霧悽悽！孟獲見不是頭，號令蠻軍，卽行退却；王伉領兵，迫襲輜重，蠻兵只顧逃生，棄甲丟盔，向三連海一路而來。



第三十六回 大涼山孟獲傷疑兵 三連海呂凱擒蠻帥

蠻兵才到三連海，半天中一聲雷響，將孟獲連人帶馬，掀入陷坑，伏兵齊起，將孟獲網綁上來，呂凱將兵橫截去路。自古道：蛇無頭而不行，蠻兵見大王被擒，個個跪地，繳械投誠。呂凱吩咐將大頭目二十餘名，綁上大涼山，來見黃夫人。黃夫人高搭雲台，自己穿着道裝上坐，令錦城宮裝佩劍侍立。呂凱將孟獲並衆頭目解到，環跪台前。黃夫人在上喝道：孟獲逆賊，何得妄信人言，興兵犯境！查係汝弟孟優，慫恿侍女，可飛劍斬其首級。錦城將寶劍一搖，一道白光，孟優人頭落地。

孟獲及衆頭目見了，心膽俱裂，叩首號哭，情願投降，永不再犯。邊境黃夫人知道蠻人最重起誓，當時要他起誓。孟獲對衆人道：





我們若再敢犯邊境，五雷轟頂！黃夫人用手一放，一聲雷響，震得衆人魂飛魄散，教呂凱將他們放了回去。孟獲得命，帶了衆人，晝夜回歸故土，做夢也不敢再到四川了。黃夫人命呂凱小心籌備善後事宜，自己帶着媳婦，乘雷車仍回成都。正是：

術無左道，惟在用之如何。家有賢妻，自足傳之於後。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異史氏曰：諸葛功在平蠻，史迹自不可掩。卽演義傳之，亦不得以翻案。故遂削略之也。吾正不識作者將如何，而能筆此奇功翻此一案？乃於此已獲見之，既暗映安厝平五路之事，按兵河洛，轉筆以寫此數回，卽於此一回中，特出奇筆，以寫孟獲七縱之翻案。在猊亭之役，變國洞溪，固與蜀連者也，而此爲吳所聯，則一奇！孟獲會因受魏爵



第三十六回 大涼山孟獲悟疑兵 三連海呂凱擒蠻帥

賞兵犯四郡者也，而此爲受吳金寶犯境，則二奇！呂凱之圖，演義獻於永昌者也，而此早獻於成都，則三奇！南蠻之征，孔明稱收復甚難，非親征不可者也，而此法正謂呂凱已足辦之，則四奇！及世子着急，以阿斗庸懦，而能往求孔明夫人，至大寫夫人征蠻，又有錦城公主隨征，則太奇！而無一不奇矣！然孔明七擒夫人，只一擒已足，實則孔明夫人奇材，天文地理，韜略遁甲，原無不精，並非無據，卽演義亦謂武侯之學，多所贊助，焉斯則本案如此翻來，確又恰合！蓋作者固謂演義之有鬼神風霧一類筆墨，只可語於婦人女子，則亦惟宜寫於婦人女子者耳。如武侯夫人者，演義卒不爲一書，是一方未免有意褻瀆武侯，一方更未免輕視女子，則作者之寫之也，誠甚惜筆墨，而又不惜筆墨，所以有本回武侯夫人之特寫歟！至孔明於隙中窺木牛流馬一段文字，則調侃孔明不少；而曰蠻人信鬼多疑，非夫人征之不可，更又調侃世人不少。

本回不但翻七擒孟獲各回，又帶翻出隴上諸葛粧神一回，已奇，又暗伏後文續新安諸葛試地雷，而並暗翻劉禪以救命親求諸葛瞻一案，漸漸寫來，則奇而不覺。一



聲霹靂，一道白光，捉了孟獲，斬了孟優，蠻人已服，七縱真嫌多事！乃又不知翻的是三國演義，是封神榜，是近人胡寫之劍俠奇傳，直奇妙至匪言可喻！作者其恐人議其不善寫此等筆墨，而故寫之歟？是又無形調侃作書看書者不少，真堪絕倒！作者謂術無左道，惟在用之如何，家有賢妻，自足傳之有後；吾謂術無左道，惟在寫之如何，筆有餘妍，自足傳之有後，將謂改得此聯何如？

第三十六回 大涼山孟獲慚疑兵 三連海呂凱擒蠻帥



第三十六回 大凉山孟獲悟疑兵 三連海呂凱擒蠻帥

